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1996*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三十七期



## 編輯筆記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是一位詩人：維什拉姬·辛波絲卡。她的祖國波蘭，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個星光燦爛的國度，有科學家哥白尼和居里夫人，有鋼琴詩人蕭邦。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就有密洛殊和辛波絲卡兩位大詩人，而這兩位都不能完全代表的波蘭當代詩壇更是令人神往。他們的詩作記錄了現代波蘭人、人類苦難和自身體驗的經歷。作為這個詩壇的側影，《見證錄：波蘭當代詩選輯》分別在本期和下期刊出。

由於大多數編委的淵源，本刊作者中廣東詩人（包括旅美的華文詩人）的比例很大。時至今日，在廣東本土，現代詩也由當初（十多年前）所謂只有一個半詩人的空白蕭條，發展成爲一個青年才俊，各領風騷的局面。上期與本期相繼刊出〈廣東青年詩人作品專號A、B〉兩輯，試圖反映廣東青年詩界的風貌。但由於溫遠輝先生編組的另一批稿件在郵路上遺失，一批更新的詩人還未能出現在這個專輯中，我們還在聯繫組稿，希望能彌補遺憾。但無論如何，這兩輯稿件的組稿人藍戰士、黎偉捷以及所有熱心的投稿者對我們的支持，令我們十分感激。我們亦感謝謝宏、莫宏偉、吳迪安、呢喃、戈仁……等一批廣東詩人成爲本刊的長期作者。並對尚未在本刊出現，但以其驕人成就縱橫詩壇的另一批廣東青年詩人表示致敬。

歲末已近，是收獲的季節，這一期亦不乏海內外作者的力作。秀陶的〈簡論散文詩〉和劉耀中的〈仲斯·巴勒格〉亦在本期劃上完滿的句號。讓我們在盡情品嚐之際，對來年展開期望吧。愿天盡人意。

——編者

###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 牧（西雅圖）  
張 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 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本期主編：

達 文

### 編 委：

遠 方  
陳銘華·陳本銘

###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張湘業（三藩市）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葉載福（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洛杉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郭 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關 雲（台灣）  
王露秋（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編輯筆記	1
目錄	2
<b>詩創作</b>	
紀弦	為陳毓祥流淚 3
魯鳴	身上有疤的女人 3
王露秋	沉默的交談 3
張耳	女人 4
向明	四行詩兩首：火把／地震 4
洛夫	大鴉／南瓜無言 5
陳本銘	酒令 5
嚴力	父親的頭銜／早市的太陽 6
郝眉	時鐘／不要說再見／前方／葬儀 6
秀陶	哀禱／傍晚的偶然 7
莫云	夜在他鄉／異鄉月 7
侯榮	敘述死亡 8
伊林	彗星 8
方舟子	四月的故事 8
戈仁	自白 8
胡曙光	詩三首 9
陳銘華詩抄	九一八事變／邊界 10
馬蘭	說夢 10
祥子	陳述 10
查耿	九月(II)／獻詩(III) 11
馬非	秋日晚景／加西亞·馬爾克斯 11
海上	世紀盡頭的鳥窩 12
徐江	手記(之一)／童年軼事 12
秦松	釣魚台二首：釣島事件／保釣誓言 13
顏峻	青海 13
非馬	優勝美地遊記：冰河岬／ 優山美地瀑布／鏡湖 14
李斐	我是一條象拔蚌 14
黃河	靈魂公園 15
遠方	商業用語：名牌／包裝／推銷員 15

周正光	花草蟲魚新詠 16
達文	閱讀／寬厚／巨作 17
黃奇峰	醫院／在那長長的廣九火車上 17
呢喃	幽州台遙寄 18
黃昌成	膏藥／中藥 18

廣東青年詩人作品專號B輯 19-23

### 譯詩

達文	見證錄：波蘭當代詩選(上) 24-25
秋原	詩的清流(下篇) 26-27

### 論介

秀陶	簡論散文詩(三) 28-31
黃燦然	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路歷程 32-34
劉耀中	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格 35-37

詩訊 38

## ■紀弦

### 為陳毓祥流淚

雖然我是屬於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但我不能不為裹以五星旗的陳毓祥  
而流淚。

陳毓祥啊：你我素昧生平，  
然而血濃於水，彼此都是中國人，  
都是黃帝子孫，  
誰也不是誰的異族或仇敵。  
讓我向你致敬，  
陳毓祥啊，我親愛的同胞：  
你多偉大，多了不起！

我想，如果你是會游泳的，  
那有登陸釣魚台不成功之理；  
正因為你是不諳水性的，  
那縱身一躍之姿，  
才更能顯示出  
你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啊啊！甲午戰爭，百年前，  
海軍提督丁汝昌，民族英雄鄧世昌，  
和他們的部下，那些英勇的好男兒，  
正在龍宮設宴，列隊歡迎  
你的大駕光臨。

我看見  
他們揮舞著大清的龍旗，  
和你一齊高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那聲浪響徹了整個的太平洋，  
全世界都聽見了。

唉唉！陳毓祥啊：  
你求仁得仁，你丹心照汗青，  
而今而後，永垂不朽。  
讓我向你鞠三個躬。  
你靜靜地睡吧。

## ■魯鳴

### 身上有疤的女人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  
她借來那套華貴的衣裳  
露出豐滿的乳房  
眾人嘩然  
有的人不以為是  
有的人至今念念不忘

我對她的乳房毫無興趣  
我注意的是她身上有一塊疤  
毫無血色  
像一張移植的厚皮  
每當她走過我的身旁  
我都想看清楚  
那塊疤的來歷和形狀

有人暗地裡嘲笑我  
說我沒有乳房情結是個同性戀  
他們不知道我曾是外科大夫  
專搞皮膚移植  
也有人說因為我是有妻之夫  
所以目光有別於小青年

沒有人壓根兒知悉  
那個身上有疤的女人  
是我表兄的情婦  
而我表兄的臉上  
正好少了一大塊皮

如今這個身上有疤的女人  
住在我家的對門  
她身上洒滿了香水  
誘惑眾人  
也正因為那塊疤  
她成了一個傳奇的女人

96/5/16

## ■王露秋

### 沉默的交談

夜，在我的窗前駐足  
黑亮黑亮的眼睛  
凝視著我，凝視著每一個不眠者  
如同靜靜看著每一個  
甜蜜或苦澀的夢

## ■張耳

### 女人

——川端康成《千羽鶴》讀後

1

一方圖案難以走入刻意營造的現實。  
瓶插牡丹與淡色麝香石竹指望被寬恕，  
尋求的並不是某種完美，恆久或不恆久。

詞帶著霉味返潮，上下把玩放置膝頭的故事。  
不能夠承受愛，室外長瘋的花園  
已無法理解剪裁的殘酷。手絹誤入天堂。

從來也不僅是種愛好：茶巾，木炭，雲紋筆洗  
紙沒有阻力，任羽翅在筆記本上寫意，  
弱者的引誘讓我過早微笑。

2

如果只是兩性較力的把戲，  
為什麼非要恪守單一模式？歧意千行，  
只憑雄性驅動就能保持藝術對稱？  
雙軌沿同一重心連續。不堪依法沉重，  
真實鋪出表面簇新的寬街。一筆刪除記憶，  
便可領會春風擦摩加油站，收款卡，信號燈。

孕兔被無辜碾壓，使推理過程顯得可疑，  
雖然理論的遺傳並不缺乏其他反證。  
讓車輪追趕車輪吧，你說什麼？我聽不清。

3

花園的真貞令人疑惑。太多濃稠的比喻：  
牽牛花，杜鵑花，鬱金香，風信子，野草莓……  
有誰寫下這些名字，還能遵循旅行指南？

花落在紙上，散入拒絕吸收的空間。  
位置充滿曖昧，花非花，墨非墨，  
隨著假設的改變，不斷更換血肉和字跡。

不可能天真無邪。一朵朵像荷蓮競放的  
烏鴉也是花園裡的鳥，卻不按你的欲望依人。

## ■向明

### 四行詩兩首

#### 火把

目盲後終於知道  
火把為何總會無趣地暗去

原來凡已寂滅成黑道的  
再也不希罕多事的光明維護

#### 地震

地球才不過稍一欠身  
這世界便山搖地動的惶恐

可知待釋放的那股積怨  
馱伏得有多沉重

九六年十月寄自台北

紙上園景公開渲染，豎成無恥的花體廣告。

4

必須把圖案看成圖案，才能想像雪鶴的群舞。  
或許我們應該更挑剔一些，  
求偶的固定格局在詞的深處抖動。

政治上一貫正確和無阻力挺入同屬謊言。  
墨汁自水筆滴下，不涉及沒有岸的漂泊。  
天真的白紙黑字永遠無法逼真自己。

不一定非下海才能看見水。清茶淡墨也是水。  
看水時，眼睛會全面崩潰。  
故事只有一個：茶碗玉碎完成茶壺罪孽的永生。

## ■洛夫

### 大鴉 二首

牠又從我落葉紛飛的額角掠過  
清晨，啼聲高亢而冷  
攝氏10°  
其中一句，我相信  
可能比天堂的溫度還低  
蹲在屋脊上，面對太陽  
開始設想  
今天要做的一件殘酷卻不偽善之事  
那最後的虛無，與牠  
全身的黑無關  
而傳說中的風風雨雨 和  
吉祥與否無關

白楊索索  
群鴉總是早我一步找到秋天  
牠們沒有甚麼可絕望的，牠們  
總是早我一步  
飛起，上升到  
高空，不可逼視的悲涼  
晚近我們都選擇了獨處  
選擇了  
一棵最高的樹  
睥睨，就讓風骨懸在風中吧  
僅僅一隻腳即足以對付任何歲月的詭異  
雙翅擺動  
輕輕擊出宇宙的節奏  
那是太陽的呼吸  
我的呼吸

## 南瓜無言

藤蔓，從無人處  
洶湧而來  
南瓜藤越長越長  
我的詩  
越寫越短

南瓜無言  
正因為無話可說  
肚皮越長越大  
剖開  
一半很甜  
另一半帶點隔夜的木樨花味  
不知所云

一九九六、十、九溫哥華初稿

## ■陳本銘

### 酒 令

俯仰都顯得景觀深邃  
瓶裡間的影子  
在鯨飲  
豎立之瀑布  
空虛而  
沉默地歌唱  
漸次釋困自圓顛頂端  
的一個自己  
綽約向著  
墜壁  
飛白

九六年四月十一日加州

## 父親的頭銜

一個新的頭銜來到枕邊  
夢也跟著我一起盡職  
忙碌就這樣一環環地展開  
和平的姿勢就是腳踏實地

平行於嬰兒的需求  
太遠的心曲還填不出歌詞  
視力退回到家庭不需要望遠鏡  
也不依賴外界的熱鬧去圍剿孤獨

我的鼻息在搖籃邊默默地垂釣乳香  
這是多麼自豪的收穫  
父親的頭銜證明了  
游走的精子還會游回來

1995/11/3

## 嚴力

## 早市的太陽

看著自己在早市上拎著一袋食品  
一袋  
各種各樣的叫賣聲  
一袋  
經過討價還價的脂肪蛋白質以及維生素  
一袋  
生活的重量

很久很久地  
我繼續站在路口品味自己的生命  
日常是多麼自然  
太陽拎著一袋自己的陽光

1995/9

## 郝眉

## 時鐘

城裡的時鐘全在賽跑  
白天與黑夜迅速在窗外交替  
像廣告裡連續濃縮的人生

鄉村著重星移月換  
像拉長的樹影  
不慌不忙的畫著山脊

## 不要說再見

離開之前  
老人對鄰床的病友  
這樣說  
一再這樣的說  
最後 頭也不回  
離開醫院斜坡綠綠的草坪  
老人一再叮囑  
不要說再見  
踮預龍鍾的消失在人煙裡

## 前方

濕漉漉的路開往  
不知方向的前端  
行道樹立正了半把年紀  
微微風動它們綠眼睛的樹葉  
搖落棧戀的雨  
看車河匆匆劃破路面  
將水鏡震蕩為無聲的感嘆號

## 葬儀

這條小而冷清的街道  
今天集聚了許多人  
全黑全白像黑白的輓牌  
葬儀社的人沉重著過多感情  
重得抬不起頭  
雞蛋花圈泫然垂淚  
黃白碗菊靜觀燃亮的香燭紙錢  
所有印象重疊重疊重疊  
直至消匿在腦海記憶層褶紋裡

1996/7/10

## 哀 禱

十月底，把鐘向後撥回一個鐘頭，凌晨的兩點變成了一點，憑空多了一個鐘頭的睡眠，真好！然而人心難足，那一夜我便一直向我的老上帝哀求，一直到天亮

我說：……我也不要你撥回七八十年，讓我搶在頭裡去發明 $E=MC^2$ 那樣的公式；我也不要你撥回四五十年讓我抄了名詩去得獎；我只要你隨便撥回個二三十年吧。這也不行麼？……我發誓幫你蓋教堂……替你……

那末便三個月吧，只要讓我避開那宗車禍就好。再不成便算一個禮拜吧，我也不必買入這個一洩如注的倒羈股票了。要不然……

……好了，好了，既然都不行，都太長，那末就卅秒吧，十五秒也行，我只要趕在前面，趕在輪盤停定之前的那一瞬間……我求你……

Nov.1996 Village Green

## 傍晚的偶然 (III)

路轉向了十幾廿度後，車頭直對一片橙紅的餘暉，屋脊、電桿及瘦高的棕櫚們都猛然漆黑地站了起來，剪影一樣

她的側面，額際至鼻的弧、鼻至上唇、下唇至顎的碎圓也都漆黑地貼上玻璃了，那種清晰，要閉上眼才能看到

Aug.1996 Santa Monica Fwy

## ■ 莫云

### 夜 在 他 鄉

夜，就這樣被移植了  
那身凝重的底色  
終於也墜沈到深不見底——

揀盡寒枝的藍鵲闔眼後  
蟲兒們卻是不甘就此被消音的

鄉愁因此恆常醒著  
被攪擾為碎片紛紛  
浮游在起起伏伏的夢境上

一如終宵不寐的星子，密匝匝  
守望著 山巒沈沈睡去的輪廓

### 異鄉月

這般清冷月色，竟是似曾相識的

彷彿總是那麼無奈地  
在宋詞唐詩的扉頁裡被定格  
那樣孤寂地

高懸在一雙望鄉的淚眼上

既是不能免俗，就狠狠撕它一片  
讓掌溫緩緩撫平——

用來裹包沈甸甸的鄉思吧



## ■ 侯榮

### 敘述死亡

對於生活，不要輕易說熱愛  
命運隨時安排我們作一次遠遊  
臨行之際目光透亮  
只因這一回不攜一縷煙塵

流水總是高不過山的頭顱  
我們敵不住這最後的睡意  
總要陷入回家的情節  
讓泥土重新孕育  
那麼之於途中的跋涉，我們豈能不言熱愛

## ■ 曾經

### 伊 林

與太陽和月亮稱兄道弟  
與眾行星：地球、  
金、木、水、火、土、  
天王、海王、冥王，  
闔家共歡。

### 彗 星

卻  
急流勇退，  
韜光養晦，  
雪藏壯志幾十億年，  
在星際間，  
羽化登仙。

而今  
如睡獅初醒，  
拖著豪光飛濺，  
長逾百萬公里的尾巴，  
橫掃無際的  
天。

剎那間，  
找回太初  
激流的時光，  
往昔風華，  
照耀了  
太陽系的雲煙。

## ■ 方舟子

### 四月的故事

我們戴上面具摘下面具  
我們摘下面具戴上面具  
面具之後是陌生的臉  
半明半暗之間閃亮如火  
一起燃燒之後  
我是飄揚的青煙漸漸消逝  
你是飛舞的灰燼緩緩沉落

我冒雨而來  
帶著春天的冰冷而去  
一個陰謀揭示在旁觀者的眼裡  
一個流言使我忘記一切  
肉體繼續流浪  
心靈卻必須回歸家園

以記憶為泥夢想為水  
在孤島上營造一座城堡  
把自己囚禁其中  
將一段段平淡無奇的往事  
篡改成一篇無法流傳的童話  
用沙啞的聲音一遍遍地自吟自唱  
只為了感動自己

也許只有一個人能傾聽這一切  
而那是誰人在何地  
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四月  
而這個四月已盡

1996/5

## ■ 戈仁

### 自白

所有的魚都是我的靈魂  
在浩瀚無際的大海裡  
所有的大海都有我的影子  
在廣袤無垠的宇宙中  
天空是我的胸腔  
金光菊開放的一個世界  
煤炭深埋在肉體內  
在無水的季節裡  
作一個累死的牛王  
背負著日月  
於枷首的石縫中  
冒出謎一樣的白煙

## ■胡曙光

### 詩三首

穩定的風。湖面一帶陰影  
那個黑色物體浮出水面  
離岸百米左右，隱約可見

它像潛艇的頂部  
它似乎張望著整個湖  
它若有其事

沒有更讓人擔心的跡象  
湖水反射著遠處的燈輝  
風過的時候波光粼粼  
但它黑色的身軀一動也不動

它莫非是死亡之影？  
它莫非是可見的虛空？

我不能這麼武斷。  
一條游船向它划去  
載著歌聲。  
什麼也沒有發生。

有時候心如此黑暗。

### 二

他從樹下走過。  
他手拉自己的孩子  
走上橋。  
他爬上山坡感到空氣中的  
涼意。

有一瞬他突然進入秋天。  
他消失在大地的呼吸中。

有一刻他滲出自己的軀體  
成爲他的座椅  
成爲窗台上的月光  
有一刻他因內心的寂靜  
成爲萬物。

一個無限的人

一個人無限地遠離他自己  
在遠離中存在。  
一個人從他身體內  
無限地消失。

在來時  
聽走時衣服在影子中的  
微響。是時候了  
回來吧  
回到原來那地方  
回到它的將來。

### 三

在我的腦子裡那錶針的聲音  
已折彎。街上的汽車喇叭聲  
已風化爲煙塵。我的那聲告別  
已不可聞。  
就讓我遠去。

迷幻的雲天。  
一片月。

讓我被死亡悄悄浸潤。  
安慰我。

微涼的風。澀澀的草香從  
遠方跋涉而來  
鑽進紗窗。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爲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九一八事變

九月十八日。華氏95°  
冰塊開始流淚的時候  
我又在製造她的機器前  
見到了中村鐵麗  
(想不出一句說話)  
她的名字入了籍，姓氏尚未  
她的眼睛染著甲午的雲彩  
她的秀髮奔著釣魚台的波浪  
她的刺青啊，栩栩然  
我的前生。打從鴨綠江那頭  
經蘆溝橋，經雨花台  
她默默將勺子遞過來  
冷冷的小手  
我猜  
她朝夢裡去  
而我，從歷史來

九六年九月十八日洛城

## 馬蘭 說 夢

黑夜，以宣佈獨立的架式靜坐  
天，慢慢變成一個龐大的影子  
在我的頭頂步步為營天羅地網

火光像花朵一樣解開了  
人群在影子的注視下  
四散奔逃、鋪天蓋地  
脆弱的像隨風而散的紙屑  
彷彿證明時間是人群的過客

我只不過在說夢  
關於語言的困惑這些語言問題  
關於男人的困惑這些男人問題

夢有記憶，夢喘息不停  
他等我在絕望中開放  
我抱住我因絕望而無所顧忌的身體  
捲入逃離影子追蹤的集體活動  
我是明知故犯  
我不懂故事的開頭  
就是結局的故事  
我的迷失將以我的未來為代價  
但我的幽靈在黑夜中解剖白日夢

## 陳銘華詩抄

## 邊界

一九七五年後越共排華。我輾轉北去撩雞\* ——  
共和國敏感的私處。企圖找到那柏林圍牆般的幕  
，像春風吹度過去投靠強大的祖國。不料這裡山  
連山水連水，別說眼淚，就連半點玉門關的模樣  
都沒有

正當我噫吁嚱兩難之際，邊界她一彈而出。土黃  
色的卡其制服明明是燕趙的尺碼，卻包不住危乎  
險哉的峰巒；滑稽的塑膠頭盔，卻溜出兩絡長髮  
；一把中國製的AK47橫在旖旎的河溪上……

我沒繼續。一舉步，便跨過去了

九六年七月卅一日洛城

\*撩雞，即Lao Cai，一般譯作老街。與雲南河口毗鄰。

## 祥子 陳 述

與呻吟，只是  
一些聲音  
有些不同，同意  
不同意？  
也許、也許

但頭痛  
和不示人的  
心得  
我覺得，總是  
有慧根的

你用，你的字  
做石頭  
去砸，人的頭  
有誰  
叫疼沒有？

再沉，一些  
再深，一點

1996/7

## ■查耿

### 九月 (II)

九月我們看見火 火  
大徹大悟的火  
大詩的火  
九月我們極度的荒涼  
荒郊上九月只剩下火  
火和獵物的皮毛

九月 火把火從火中帶出來  
火中的狼煙  
火中的落日  
火挑開我們的皮膚  
火像女妖舔舔我們的靈魂  
火然後倒下  
等我們騎上

我們只承認有這麼九月  
時光在此折斷  
心願找到夢鄉  
我們只承認這麼個荒涼的九月  
火和銘文進入地底  
誰把手掌扔在  
窮人的阡陌上

## ■馬非

### 秋日晚景

我站在秋天的街上  
想認清葉子的悲傷  
在風中 下班的人  
腦袋縮入殼裡  
他們習慣於此  
他們瞎了也能走回家  
我站在秋天的街上  
堅持認清葉子的悲傷  
一把掃帚由遠而近  
我與葉子一起奔跑 流浪  
回頭看我站過的城市  
乾乾淨淨  
空空蕩蕩

## 獻詩 (III)

不 病魔 你不能奪我  
黑暗也不能奪我  
愛我的人 恨我的人  
請你們也不要奪我

太陽的大車呵 奔跑吧  
瘋狂吧  
光明的心 一年中火氣旺盛的心  
像太陽長滿火舌  
遙遠的親人  
請把這顆心臟默默地叫作太陽

默默地接受 但不要指望他太久  
這個大地的一片夢幻  
黑暗不會讓他逗留太久

我的詩歌的兄弟們 我  
這天空的大獸你們要看到  
他吞食了太多的天才的骨架  
他吐出了太多的高原的脊梁

哪怕他內心只有一個黑暗  
一個流亡的車子  
但不要奪  
要讓唯一的心臟奪他  
要讓風暴的心臟奪他的風暴

## 加西亞·馬爾克斯

這個奇特的南美  
作為村長他無比稱職  
在百年不遇的旱季  
手持獵槍  
朝天空的薄雲射擊

雖然乾渴的莊稼  
沒有得到應該的滋潤  
但我的心已被淋濕  
加西亞·馬爾克斯  
《百年孤獨》的創造者  
我在他的另一篇小說中  
與他在哥倫比亞的一個村莊相遇

掠盡本世紀摩天大樓和衛星撒下的網

最後一棵菩提樹正為殘陽誦經  
(敲著巨大木魚的大和尚已唸完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開始傳頌金剛經)  
祭餽的最後一縷熱氣  
隨黃昏裡的某個時辰悻悻而去  
這也是最後與亡靈共享的晚餐  
地主們頻頻舉杯

殘陽下葬的場面如此奢華  
陪葬的九色雲  
都有一個留戀意味的鞠躬禮  
酒宴未散  
西山的墳塋黑白分明  
哭喪的群星也孝服穿畢

地主們沒有不散的宴席  
喝完最後一杯映血的酒

(略去酒後部份醉者的荒唐表現)  
(再略去其它一些世紀末的場景)

## 手記 (之一)

有時我這麼想——我生活的許多部份都已煙消雲散了。好的、壞的、童話書、秋天的雨聲、少年時的戀人以及學生時代的美好理想……

有時我又這麼想——我所從事的工作究竟是為了什麼？人們的歡樂嗎？抑或是我自己的歡樂？我的歡樂並不多，它們往往都住在愿望那幢大廈裡，有時大廈傾倒，它們也就蕩然無存了。你說，這是不是可悲呢？

有時我還會想——心靈、愛情、仇恨、宇宙人、鬼魂、戰爭、屠殺、文明、憤怒，種種這些大的東西，與我有什麼關係？我有時也只不過是春風吹拂下的一片湖水，雪地中隆起的一塊石頭……

美的事物是很多的，比如雲朵、比如沉思、比如音樂。最重要的，還有現在這種時刻——我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如實在一個陰天記錄下來。

掠過白樺和道路旁的梧桐與白楊  
掠過卸下國旗的國土以及廣場  
還要掠過許多謀殺鏡頭和作愛鏡頭  
包括那些在瑞典排隊等候  
諾貝爾遺產時手淫自娛的病人  
聽一聽東方的木魚聲敲出的惆悵  
該下葬而沒下葬的一切  
都會被辭書省略

一個世紀不過是一片桑葉被蠶食的過程  
蛛網漫天的世界  
昆蟲們劫數到了倒計時階段  
全部過程  
可以一目十行 最後一頁  
的描述中 倖存者  
逃出形容和詞藻  
(唯獨我們藏在菩提樹上)  
最後一棵菩提代表家園  
世紀盡頭  
的鳥窩隱藏在佛光裡……

## 童年軼事

我哭著，搖搖晃晃在大街上走，嘴裡小聲嘟囔著：“這下糟了，這下糟了……”行人紛紛止住腳步看我。他們的臉龐搖搖晃晃地從我面前滑過。

我迷路了。  
這是我五歲時發生的事。

我苦苦地找，想說出一個永久的一確定的“詩歌的意義”，我沒能說出來。

天有時是藍的、有時是灰的；我有時騎車走在路上，有時端坐在屋中。沒有人能明白地指出我要找的東西。我在哪兒？

我在一個瞬間體察到自己的疲憊。

我喜歡看幼兒園的那些阿姨帶孩子們出來散步的情景。那些娃娃，嘴裡唱著叫著，每人抓住前面伙伴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他們氣色很好，沐浴在紅潤與陽光之中。

我有時會突然想起我五歲時經歷的那一幕。

可你看，這中間隔了那麼久……

## ■秦松

### 釣魚台二首

#### 釣島事件

大白天 日寇劫盜  
以燈塔興風作浪  
漁船憤起波浪出征  
某某統領先生勸阻(?)  
理由颱風入境其他密談  
隱情不便宿疾無醫  
鬼子死不悔改  
且陰魂不散  
公然參拜“神社”戰犯  
把釣魚台吞為“尖閣”  
事件因塔倒而撤消  
“內閣”煙霧花招未了  
必要清洗消毒 血海火海  
“補課”已無濟於  
歷史的原來面目

#### 保釣誓言

釣島情況不明  
保釣的決心鮮明  
破浪搶灘熱血潮湧  
烈士猶未安息  
壯士還待行動

釣島主權鮮明  
保釣的心願未了  
向日寇盜劫宣告  
向烈士致哀致敬  
不復釣魚台誓不休

附言：日本鬼子陰魂不散，近年來軍國主義借屍還魂，假藉什麼“青年社”製造釣魚台事件，現在正是海內外保釣行動未了，我不是為了寫詩而寫詩，在發言響應保釣事業，盡一份應盡的心力。

九六年十一月初在紐約

## ■顏峻

### 青海

我的罪是夜空的風  
吹著青海  
在草尖上刻下傷痕  
在馬背上  
托著一個清潔的大湖

我的懺悔已經結束  
我的雙手被曠野展開  
承受著悲傷 收獲  
和幾條沒有起點的小路

我照耀過  
我絕望過  
而今月光削斷了我的長髮  
期待還依然漫長  
還依然為我洗濯著塵土

我的罪是空空的刀鞘  
我的懺悔是命運的露珠

我的戀人在東邊  
在一只小鳥的影子下停住  
我的詩每一行都是開始  
雖然我的愛情  
在這裡結束

我在這裡破碎  
開著白色的花 白色的腳步  
我在這裡驚醒了小鳥  
用一片羽毛墜落的速度

## ■非馬

### 優勝美地遊記

#### 冰河岬

半空中  
一隻孤獨的鷲鷹  
突然患了  
懼高症  
在峭壁的陰影裡  
越暈越旋越  
低

雙手緊緊抓住  
懸崖上粗黑的鐵欄  
一個南美洲來的小伙子  
在旁觀者不及呼出的驚叫裡  
猛然探出頭去  
向暗綠的谷底  
吐了一口  
猥瑣蒼白的  
口水  
給自己壯膽

#### 優山美地瀑布

風塵僕僕的智者頭上  
點綴風景的幾絲  
白髮  
被山風吹得  
左飄右擺

連自動調距的鏡頭  
都捉摸不住  
焦點

附注：乾旱季節，我們心目中萬馬奔騰的大瀑布，竟只是隨風飄盪的幾根白絲。手裡端著照相機，頗有無從照起的感覺。

## 鏡湖

乾涸露底的鏡子  
由磊磊的石卵構成

凹凹凸凸映照  
天空峭絕粗獷的臉

## 巨杉

從天上直直伸下來的  
神們的巨腳  
暫時在這裡停息  
等搖晃不定的地球恢復平衡  
再舉步向前

1996/9/8

## ■李斐

### 我是一條象拔蚌

我的家鄉源在深海清沙  
不欺凌弱小生物魚蝦  
巨型水族扇尾平和游弋  
天賦我身材肥壯肉質腴美  
追捕移民所以尊養玻璃水箱  
芳鄰海鰻嘲弄我的長鼻  
龍蝦不客氣啖咬我肢體初遇招呼  
伸爪張螯大蟹橫擴地盤  
黑斑側身靜臥大陸礁岩  
我的硬殼不設防武器裝備  
不論雌雄我族類漸萎頓不舉  
海鮮酒家燈光輝煌鏖氣攻鼻  
清炒白灼靜待薑蔥陪伴明爐  
鞠躬裝笑侍應勤侍大爺打賞  
魚骨杯盤湯液流瀉何處是咱老家

九六年十月二日初稿  
於長島翠湖酒家十月八日二稿

## ■ 黃河

### 靈魂公園

點點頭看見了火焰  
憂傷的小星星，長在薔薇夜裡  
騎在雷霆的指尖上，排著隊  
煞白的小臉擠作一團  
做體操啦，跳繩啦

鞦韆們蕩來蕩去  
鏡中的秋天異常完美  
親愛的小桌子小椅子們  
迷了路，回不了家啦  
緊張得眼珠滾進了洞穴

一張張無辜的面孔清白無暇，觀看歷史劇  
同樣無辜的少女含冤負屈，屈打成招  
所有的嘴唇都來談論愛情  
體面地刷白牙齒  
不合時宜的愛情隨著淚水回到夢境

默默坐在屋子中間  
隨著鐘聲睜開雙眼  
窗口對面一束輝煌的頭髮  
搖搖擺擺，執拗得異乎尋常

走進公園裡，捉住一匹馬  
緊緊捆在宮殿的柱子上  
使勁踢，哎喲！  
突然消失在濕潤的路旁

肚子在肚子裡張開大口  
像個嚴肅的爸爸  
像個曾經擁有天國的奴隸  
這一下它開始吃啦  
它要從第一張靠近的嘴巴開始吃起

1995/8/11

## ■ 遠方 商業用語

### 名牌

也許是  
醜小鴨遇上廣告商  
瞌睡碰到枕頭  
我邂逅你  
外加些許胡椒面  
於是名牌  
在女人的三圍地帶  
便逐漸成形

### 包裝

當粗劣  
當虛偽醜惡  
甚至恐怖暴力  
也向她大拋媚眼時  
人類便不好意思  
再沾沾自喜  
因此形形色式的驗鈔機  
獲準專利  
走俏暢銷  
心慌意亂中  
一錯再錯

### 推銷員

幾千年前  
孔夫子周遊列國  
之乎者也  
推銷高檔的  
滯銷貨  
和原裝的自己  
勞而無功  
如今的角色  
個個玲瓏剔透  
大膽又細心  
聽說他們正伺機策劃  
把整個地球村  
推銷或賤賣給  
外星人



■周正光

## 花草蟲魚新詠

### 花

活色生香？  
國色天香？  
王者之香？

直至偶然翻開那本《生物學》  
才恍然大悟  
只見開宗明義第一句：  
“花者，植物之性器”

果然有陣陣異香襲來  
花  
怒張於沉沉靜夜  
且越開  
越狂

### 草

迎了又送  
送了又迎  
多少年了？

巴不得那些王孫  
落難的  
得勢的  
生性風流的  
自命為人民服務的  
通通一去不歸

省得再在我們頭上  
踩來  
踩去

注：白居易《詠草》：“又送王孫去，淒淒滿別情”。

### 蟲

“有一條蟲  
就有一塊葉”  
於是我吃了就拉  
拉完就吃  
性苦悶時就放聲亂叫  
（那訊息你到底收到沒有？）  
然後就織一個睡袋  
舒舒服服睡整個冬天  
甘於做一條蟲  
你們卻連連搖頭，說：  
“真沒出息！”

到了我打扮一番  
化成一只漂漂亮亮的蝶  
去赴百花之約  
你們就追我，撲我  
硬將我趕進那個深不可測的夢裡  
（天啊，我和那姓莊的有什麼關係？）  
囚我於言不及義的詩行  
於一則難以自圓其說的愛情故事  
我撞來撞去  
弄得折翼斷足

這樣，你們該滿意了？

### 魚

莫問史前史後  
（焉知今日之史後非明日之史前）  
總之，生而為魚就不會好到哪裡去  
比如吧  
你治你的大國  
我當我的小魚  
礙著你什麼呢？  
為何要烹我？  
烹了又烹，多少條了  
請問你的大國治好了沒有？

注：“治大國如烹小鮮”——《老子》。

## ■ 達文

### 閱 讀

—— 繞 Emily Dickenson

聲音是語言的肉體  
文字是骨骼  
歛進低疊的塔碑中  
等候消失

然而你  
不幸再被翻弄  
在吟誦中  
披附人形  
重新生不如死

### 寬 厚

他們收起了  
輕蔑的微笑  
換上善意的  
抱歉的表情  
企圖撫平  
我的傷口

### 巨 作

遠遠地望著 匆匆走過  
沒幾個人  
在它面前  
停留一整天

大家習慣了  
買幾件小品回家  
擱在牆上  
說這是藝術

## ■ 黃奇峰

### 醫 院

那一座潔白無玷的巍峨廳堂，  
駐診著些見錢開眼的屠夫 和  
醫術高明、仁心仁術的扁鵲、華陀，  
更有和善娟美的白衣天使，頻頻招手微笑。

再好，也有很多人不願住進去，  
特別是走了很長歲月的人。  
人們心知肚明，笑裡動刀的醫生，  
醫“死”的比醫“生”的多多！  
（你說，亙古以降，死人多抑或活人多？）

舞文弄墨的人兒  
也怕文章進醫院。  
有些主診醫師真荒唐，怪野蠻，  
把脈看症後，粒聲不響，文章擱一旁，不開方。

全靠平時多運動，勤鍛鍊，作業有常，  
行雲流水，永留人間。  
疾病詩文請入私家房，  
解剖施手術，減肥增補再出殿堂。

### 在那長長的廣九火車上

闊別了三十多個寒暑，  
一道萬有引力的愛  
由一道長長的臍帶  
把我扯回母懷。

兩旁綠茸茸禾田退後，  
那山，那水，那村屋，那農夫……  
小時生活中一幅稔熟的山水畫  
都在我感動的淚水模糊了。

在心眼中，  
田溝的水多麼清，  
遠山是多麼親！  
我寧可不要洋房千萬間，  
也要飛奔回簡陋的家懷。

■呢喃

## 幽州台遙寄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陳子昂

現在，漠風離水三尺。  
噢不，漠風輕輕帶起  
一些羽絨狀的東西，透明、輕盈  
陽光正好。陽光撫摸著秋天

秋天的腹地水草叢生  
在西北偏西方向  
一片朦朧而堅定的菊香  
“這菊香為誰而設？  
它用音樂籠罩泥濘  
田——道絳籟公問城市和田村”

此刻，我入入守候的  
陶埧。一半浸著雨水  
一半發出幽谷的低低猿語  
(比五月的松風還低)

噢，五月，永定河的五月  
曾擁有少女的腰身、臍眼  
少女飲馬時的鼻息，水、水聲  
這鼻息透著對雨的渴望

和熱情。一場著名的雨  
從妙峰山到香山  
從門頭溝到蘆溝橋  
黑黑的雨，黑壓壓的人群和森林  
他們已忘記身在何處  
甚至秋天的雨水

我的手指伸向陶埧下沿  
像伸向：燕山山脈根部  
雨後的紅鶴、丹頂鶴  
足踏紅葉，臨風而歌

巨雷、狂雲離水三尺  
長空裡只剩下  
沉重而持久的一聲空響

■黃昌成

## 膏藥

那時，疼痛的悶雷在加劇敲打  
那時的疼痛，隱隱持續了多久  
在白晝的亮光中  
白晝的意外與悲傷  
是一個人無法完成內心的渴望  
那時，一個小小的夜  
抵達了似乎無恙的皮膚  
而一種必然的有恙的靠近  
是疼痛部位真切的想往  
還是生命熱烈的呼喚與回歸

這就是黑色膏藥的內涵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  
總愛把靈魂的傷疤  
緊緊地貼著  
夜

## 中藥

比中醫更老的是  
中藥 枯幹而凝重  
於一方狹小的白紙之上  
團結 和起義

於濃濃烈焰的煎熬之中  
呈現了真身  
黑夜的俠士  
液態的劍  
一種流動揮響  
身體深處的殘缺

時間的手握著生命和真理  
誰要它呈現  
誰苦苦堅持  
我不能觸摸  
只能感覺  
一如春天

■協辦：廣東恩平《錦江詩社》  
■組稿：藍戰士、黎偉捷

◎馮春華

簡介：男，六十年代出生於廣東韶關，現任《韶關日報》文藝副刊部編輯，廣東韶關五月詩社副社長，《五月詩箋》月刊主編。係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韶關作家協會理事。

相鄰的人

人一真實  
就變得極不自然  
  
最狹窄的空間  
也能劃出一條線  
誰能坦然超越

站台

走進去是一種無奈  
走出來是一種後悔  
  
無奈也要進去  
後悔也要出來  
  
你的家在站台外  
你的心在站台內

◎符馬活

簡介：男，26歲，生於廣東雷州半島。1992年7月大學畢業，現供職於廣東省中山市玻璃建材集團有限公司。至今已在《詩刊》、《星星》等全國2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歌、散文、雜文等200多件。1994年個人詩集《季節的感覺》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

陽光

誰都無法握住陽光  
金子一樣沉重的陽光  
從歲月的底部冒出地面  
將陽光的歌聲留給世界  
  
面對面能站在陽光裡  
我那只寬厚的手掌

在陽光的鋒芒裡顯得拙笨  
但我從不肯對陽光

陽光裡的生命  
把最後美麗的衝刺  
上升到冬日裡的葉子零落  
我感到陽光的表情從面部滑過  
溫和的陽光隨風而至  
我的傷口漸漸的癒合  
陽光撥亮我睡意的雙眼  
陽光讓我從早晨開始

◎吳迪安

簡介：男，1956年11月25日出生，廣東恩平縣人。高中畢業後回鄉勞動。服兵役期間參加過一場戰爭。當過汽車司機、編輯。係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現在廣東江門市文聯工作。

海棠

一對手掌，在喝茶，在寫作  
或許在觀摩、撫摸  
它舉著和彎垂著  
它都是肉、血和筋

停下來注視，看到血  
看到流動，瞧見了透明  
的形狀，誰的手？  
誰把它栽上花盆？

它在寫作，它的淚滴  
好看，詞和詞墜著  
人說這就是花朵  
水做的花朵

水兒的，性兒的  
肉質的，原型的  
照見了相過的  
花盆和花盆，一些淺色的圖案

## ◎陳進

簡介：筆名啞人，男，1968年12月生於青海西寧。主要作品有〈最後的時刻〉（南方日報）、〈等待〉（現代人報）等，〈大學裡的童話〉入選《當代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現在羊城晚報工作。

### 紐扣

第三顆紐扣  
就是快樂的開始  
你不再看我  
窗外所有的鳥群  
都已棲息

其實  
風的目的  
非常簡單  
先是面對母親  
然後面對水  
最後面對著我  
讓我自由地吮吸

### 掌紋

在你所有的掌紋中  
我選擇了上升的曲線  
它們悄無聲響  
在你的兩指之間  
進入天空

天空此時藍靜  
像愛情深處的肌膚  
或者昨天的事情  
真的

我打開懷抱的時候  
看到很多小鳥  
她們嘰嘰喳喳  
親個不停

## ◎唐成茂

簡介：1965年生於四川，現在深圳市《寶安報》文藝部任編輯。已在《北京文學》、《詩刊》、《星星》、《詩歌報月刊》等刊物發表作品，出版文集五部，在多家報刊連載長篇紀實文學作品。

## 我深埋著頭

目光面南朝北滲透玉米  
如一群莊稼扯著土地那樣真誠  
深山樺林石坡上半臥著繡荷的女子  
我想像她的愛情比江南還古典  
愛的門面不需裝璜  
我袖著手的長袖安靜得輕鬆又古樸  
理想得瓦雷裡那樣深沉

一撥兒雨由南至北敲打  
一本天藍色詩刊的封面  
我的每一行詩錘煉觀望的雲  
風和智慧軟軟掀開我的絲綢之衣  
這樣掀開的姿勢如舞蹈  
中國和中國的莊稼很健壯很動人

蓋碗茶已很冷靜  
我把逆境和別人對我的忌妒  
看得剩茶還淡  
我把頭埋進品述羅斯和龐德的胸懷裡  
這並不是說我品質太厚實  
只證明我比先賢和聖人  
遭受的苦難更少

## ◎賴運添

簡介：1966年生於廣東五華，1990年開始詩歌創作，曾在《作品》、《南方日報》發表作品，有詩作入選《廣東青年詩選》。著有詩集《點燃人生》（德宏民族出版社）。現在深圳市寶安區政府機關工作。

## 無題

不知該迷惘些什麼  
是昔日的豪情已去  
還是明天的不測來臨  
今夜置身背叛時間的境界  
說什麼什麼便消逝  
童年留在故園的腳印  
已在夕露晨光中長大

■廣東詩人專號

期待成熟的  
是與詩同名的思緒  
和靈魂不屈的聲音  
調整這顆流浪的心  
無邊苦海中  
或許能站起一塊新陸地  
播撒偉大些的種子  
長一片沉默的風景  
讓看風景的人沉默

### ◎唐德亮

簡介：筆名方野、沙草，男，1959年生於廣東連山。已在國內及港澳台及美國等地100餘家報刊發詩300餘首，出版詩集二部。詩集《南方的橄欖樹》獲“廣東新人新作獎”。現供職於廣東清遠報社。

### 骨化石

時間的大火 無情地燃燒  
從一個黑夜到另一個黑夜  
燃盡你的血肉  
沉淀成殘損而堅硬的骨頭  
與混沌的背景

日月之精魂  
鑄刻在一條條白色的紋理內  
訴說著腥膻的歷史  
與難解的遺言

燦爛或痛苦  
均已被風暴蕩滌殆盡  
只剩一個迷茫的謎  
閃爍不定

既已逝去 就不想重話  
沉默千年萬年  
以其不朽的穿透力  
搖晃黯淡的夢  
進入心的幽谷

### ◎歐運通

簡介：男，1958年4月生於廣東南雄，現工作於韶關冶煉廠。詩作發表於各類報刊150多首，獲獎10多次。主要詩作有《為燃燒的歲月乾杯》、《長城》、《波濤之魂》、《太陽島》等。

詩  
剝手指成漢字  
之後  
看日月的渾圓  
也就罷了

落鷹岩  
舔過羽翼的血痕  
之後  
就把天空 讓給  
馨香的花朵們

### ◎李陸明

簡介：男，1963年11月生於湛江。1982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以詩歌創作為主，廣東作協會員。現在廣東湛江電視台工作。

### 有個人在窗外坐著

有個人在窗外坐著  
好像在聽一首歌  
好像在等一個人  
好像都不是  
他坐在那裡  
好像已有多年  
哪有歌曲聽不厭的  
哪有誤了多年的約  
還在等的  
但他始終在窗外  
坐著  
好像還要坐很久很久  
讓人覺得在他身上  
有一件異乎尋常的事  
隨時都會發生

■廣東詩人專號

## ◎潘建生

簡介：男，1952年10月出生於廣州，作品《神奇的海》獲廣州建國四十周年文學創評二等獎；詩集《心的旅程》獲廣東省第八屆新人新作獎；1993年出版個人第二本詩集《回眸》（漓江出版社）現在廣州電台工作。

### 穿行於山

穿行於山  
在坎坷中喘息行進  
感受原始的氣息  
感覺山  
沉穩而深綠的呼吸  
直至它生命的底蘊  
都市的軀體  
也吐納成  
林中的一棵樹了

聽山溪寧靜的潺潺  
感覺自己是一條山魚  
清瘦而矯健 用腮呼吸  
享受清涼而歡樂的  
貧困與悠閑  
然後箭一般的來去

看山鳥在遮日的樹叢中  
啼轉而飛動  
感覺自己瞬間成了一陣山風  
托著翅膀  
穿過百年青青的樹  
輕盈得只負載歡樂

山旺盛的生命狀態  
它喚發靈與肉的潛能  
穿行於山  
沒有登至極頂的征服滿足  
然而它卻可以  
充實生命

## ◎楊蘭

簡介：女，1964年6月生於武漢，自1988年起曾先後在《知音》、《芳草》、《深圳特區報》等報刊上發表詩歌、散文等；任《愛的呼喚》詩集責任編輯。曾獲一、二屆《愛的呼喚》詩歌大賽二等獎。現在深圳電視台一台工作。

### 忘卻

其實  
這樣的夜晚  
浸泡著一攤淡淡的心情  
草長著 花開著  
屋檐下的鴿子低語著  
我看著你從我的門前走過  
那樣的距離動心的遙遠  
你是去追趕弧光吧  
而我在草叢裡閃躲  
有一個身影一直在述說  
我卻聽不進一絲細語  
你的表情不錯  
想像中  
梵高自己在流血  
而有那麼一刻  
我感到冰冷的語言  
從耳際滑過

我的熱血正在冷卻  
思想慢慢交錯  
我會很快忘記  
你的面孔  
請記住  
梵高在傷殘自己  
我也正在試圖把紫色丁香悄悄遺落

## ◎趙婧

簡介：女，60年代生於廣東韶關，出版了兩本詩集，有詩獲廣東省第六屆新人新作獎、深圳特區十年大鵬文藝獎、十年特區文學獎、《廣州文藝》朝花獎等。現在深圳市作家協會工作。

■廣東詩人專號

感動過我們的怎能忘懷

在一個深秋的風中  
你說——  
感動過我們的怎能忘懷  
我聽見 一片落葉  
攪動心底裡最真誠的部份  
攪動了遙遠的詩  
還有我再也不會用言語  
表達的  
愛情

言語有時也是不可靠的  
感情也一樣

城市喧鬧中

如畫室廢棄的油彩  
被生活揉皺了紙張  
一團團地  
扔進了雜物箱  
寂寞  
或不被理解

致乞丐

因為不能肯定的真實  
你不願把多餘的零錢  
向路邊的乞丐  
施捨  
他們一千年沒有洗浴  
這些穿著破舊衣服  
面容萎靡的人

致一位詩人好友

傾聽感動  
流過眼睛  
流過寒顫中的詩情  
當以一種無所謂的時候  
正是最刻骨銘心疼痛的時候

緘默  
從來就是最有力量的

那首古老的情歌  
經久不息  
為所有的感動而歌  
而感動過我們的  
只要微風搖曳  
就蕩漾溫馨一片一片

◎航億葦

簡介：男，1962年生，大學畢業，廣東作協會員。1986年，作品先後發表於《特區文學》、《詩刊》、《詩神》、《作品》、《詩歌報月刊》、《十月》等，著有詩集《詩神的極樂島》。

夜已深

身後的路上  
煙塵飄滿了  
黃昏時分  
心在淺水裡波動著  
某種欲望  
我和不相識的人  
走進了同一個夜幕  
眼神混濁

而我們一十年以來  
也同樣以猥瑣的眼神  
捂緊自己的口袋  
憐憫的歲月  
由於挨近了世紀之末  
更加所剩無多

◎鄧妙蓉

簡介：女，六十年代初生於廣東省韶關市。現任韶關市作家協會副秘書長、韶關市新聞學會理事、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粵北青年報副主編。

一間房子

普普通通 地腳僅僅  
可以承受一堵牆的壓力  
窗戶 反射著各個角度的光

你常常徘徊在房外 欲望  
抵卸不了迷人的誘惑  
心 一片空白

我久久地壓抑在房中  
厭倦空對著孤獨  
夢幻飛翔於天外

在房內的想逃出去  
在房外的想鑽進來

你的悲劇在房外  
我的痛苦在房內

■廣東詩人專號



# 見證錄：波蘭當代詩選輯（上輯）

達文譯

■維什扎娃·辛波絲卡(1923- ) ——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

## 我太靠近了

我太靠近了，以致無法被他夢到。  
我不飛越他，也不逃離他  
從樹的根部下，我太靠近了。  
魚在網中吟唱，那不是我的聲音。  
戒指轉動，也不在我指上。  
我太靠近了。一座著火的房子  
我並不在裡面，呼救著。太靠近了  
讓鈴鐺在我頭髮上搖出諧音。  
太靠近了，無法像客人一樣進入  
任他們閉絕自身。  
我再不會死去，那樣輕率  
那樣隨意，那樣遠離我的肉體  
像那次在他夢中。太靠近了。  
我品嚐這聲音，我看見這個單語的閃光軀殼  
當我安躺在他懷中。他睡著  
比往日更能接近，而他曾是  
一個流浪馬戲團的收銀人，帶著一頭獅子  
如今他正在變成深谷，  
舖滿落葉，被雪山封閉，  
在陰鬱的天空裡。我太靠近了。  
無法從空中向他掉落。我的呼喊  
會將他喚醒。而可憐的我  
已收束我的形體。  
我曾是白樺，我曾是金絲雀。  
我曾走出我那個  
膚色瑣麗的繭殼，擁有過  
從驚訝目光中消失的優雅，  
那財富中的財富。我太靠近了。  
太靠近，他無法夢到我。  
我把手從這個睡著的頭下抽出來。  
我的手已經麻木，插滿了針  
每個針尖上，都坐著一個等候計算的  
下凡的天使

## 雅什羅旁的饑餓集中營

寫下來，寫下，用普通的墨水，  
在普通的紙上：沒有食物，  
他們全死於饑餓。全部？是多少？  
草地是這麼大。有多少片草葉  
代表每一位？寫：我不知道。  
歷史的骨骼記載在飽滿的身軀上  
一千零一變成整整一千。  
那伶仃的一彷彿根本不存在。  
一個虛構的胎兒，空空的搖籃，  
向無人打開的識字課本。  
那微笑、喊叫和膨脹著的空氣，  
踏進空寂探訪的花園，  
一片無人區。

我們在這片曾經變成肉體的草地上。  
寂靜殘存得像一個偽證，  
光天化日，碧綠。旁邊有座森林——  
樹皮剝落，吮吸苔團。  
在那人目盲之前  
那每日風景的配量。空中有一只鳥  
它巨大翅膀的影子，  
在他們的嘴巴上移動，  
口顎張合，咬牙切齒。  
夜空中  
游魂隨月而起，  
昏暗的像手臂飛舞，  
舉著空杯子。  
在帶刺的鐵叉上  
轉著一個人  
他們唱歌，聲音遍地。  
一首歡快的戰歌驚悸人心。  
寫吧，關於這裡的寧靜。  
就這樣。

■塔德伊斯·羅澤維支(1921- )

## 不要管我們

忘掉我們  
忘掉我們的年代  
像人類一樣活著  
忘掉我們

我們嫉妒過  
植物和石頭  
我們嫉妒過狗  
我寧愿做一只老鼠  
我常這樣對她說

我不愿意生存  
我寧愿睡去  
在戰爭過後才醒來  
她閉著眼回答我

忘掉我們  
別問起我們的青春

不要管我們

## 從佔領下豎起的墓碑

我們的墓碑  
是模糊的  
狀如溝渠

我們的墓碑  
做得  
像一滴淚

耗子  
在地下  
澆鑄我們的墓碑

我們的墓碑  
狀如煙霧  
直升向天堂

## 恐懼

你的恐懼龐大  
而抽象  
我的卻渺小  
一個帶著提包的文書

帶著記錄卡  
調查表  
什麼時候我出生  
哪些是我的收入  
什麼事我還沒有做過  
有什麼我不相信

我正在做著什麼  
我何時會停止做假  
然後  
我是否還要假裝  
走向他方

■烏斯祖拉·科齊奧特

(1931- )

## 一千零一夜

我們知道那一定會發生  
我們遊戲積木  
美麗謊言和趣味閑瑣

我們知道那一定會發生

把廢話吹脹  
堆起來  
瑣麗華美

我們知道——  
舍赫拉沙達，也這樣企圖  
一整天  
用虛構延長生命

# 秋原 詩的清流 (下篇)

## 。試譯美國女詩人詩作五首

。 Anne Sexton

### 食物

我要母親的奶  
那好吃的酸湯  
我要蕃茄般歌唱的乳房  
在上面還有一個吻人的嘴  
我要草莓般害羞的乳頭  
因為我要吸吮天空  
我也要咬東西  
像一截紅蘿蔔  
我需要搖晃的手臂  
兩片乾淨的蚌殼唱著海洋  
我也要吃野草  
因為它們是靈魂的菠菜  
我肚子餓你卻給我  
一本字典去翻  
我是一個娃娃完全蒙在紅色的咆哮裡

你卻撒把鹽在我口裡  
你的乳頭像開過刀縫了線的  
雖然我用力吸吮  
我吸的卻是空氣  
連肥大的糖也拿走了  
告訴我！告訴我！什麼回事  
我需要食物，你卻走開看報去了

劉耀中先生在《新大陸》第33期也介紹過 Anne Sexton 的生平。女詩人跟 Sylvia 同樣是傳奇性的人物，最後也是自殺而死的。

此詩從一個得不到悉心照顧的口慾期嬰孩的角度出發，暗示兩性關係的危機。此詩的意象由母體源源衍生，詩人也運用了若干超現實的手法，使平易的意象添上不少真趣，把此詩的空間大為拓展。此詩的言語表現乾淨俐落，節奏跌宕有緻，一氣呵成，是典型的女性文學佳作。

。 Phyllis Koestenbaum

### 海樂哀·費瑾鮑是一件雕塑

她正在建造一幢集中營模式的住宅大廈，她沒有進過集中營，她見到的只是一個鳥瞰的模型。她只注重：對稱、準確。像女佣擺放枕頭（這是海樂哀·費瑾鮑的創意、造型）。這幢集中營住宅大廈也是這樣：秩序井然，但與工程無關。營長蓋有廚房的屋子就在中間。然後四周有烘爐、煤氣室。在中學裡，我幾位老師的太太都關進精神病院（瘋人院）裡。沒有人解說究竟為什麼。據了解她們是因更年期而發瘋的。這些男人也真可憐。他們對不在的妻子還是那麼一往情深。我是後更年期。我的醫生，中國人，覺得檢查我肥大的乳房是否有腫瘤，實在不容易。我四十歲，懷了孕，要墮胎時去看了婦產醫師。他用力捏摸我的乳房要擠出乳汁似的。也許（懷疑對他有利）要看看我到底能支撐多久。他把我弄痛。我的姨丈涅特·廉拉是個獄卒。我姨母珍妮是我母親的姊妹裡頭最沒有吸引力的一個。其實她們並不算美，但她卻絕對一點也不美，她似乎最應該嫁給這個可怕的男人。後來他離異了她，家族裡第一樁離婚。見到珍妮姨母我很難受。她一直很潦倒，我母親家的醜小鴨。設計越戰紀念碑的人不是一個退伍軍人，再交上四十年前一個我愛過的男人，一次新的開始與失敗的機會。把可怕的夢寫下來教我噁心。

女詩人長期在加州居住，在大學裡教文學創作。據詩人自述，此詩是一夜得夢後而作的。她試圖加上別的事物，加以潤飾，但最後還是保留原來的夢境。詩題是源於一件真有其名的雕塑。

此詩濃縮成只有一段，以意識流的手法表現夢境，似乎是最恰當不過。詩中的意象非常跳躍，打破散文的思維邏輯（原文中很多是片語）。此詩把戰爭的荒謬、愛情、歲月、生死等等看似毫無關連的人、事、物，時空交錯地揉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現出一個似謬竟真的經驗世界，並且產生令人震撼的反諷效果。這是一首帶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的佳作。

## ◦ Sharon Olds

### 玻璃杯

我現在想起也覺得奇怪，  
整個週末在我父親身旁的  
桌子上站著的那杯黏液。癌  
正在他喉嚨裡快速地生長，  
它一邊生長，一邊排出濃液彷彿  
太陽冒著火焰，吐出  
火舌。因此我父親要骨碌地咳嗽，  
每隔十分鐘左右就往  
杯裡吐出滿口渾濁的東西。  
用杯口刮他的下唇  
把皮膚上最後的一滴也刮乾淨，然後他  
把杯子放在桌上，它便  
擱在那裡，像一杯冒泡的啤酒  
發光的淡金色，他又骨碌作響地  
咳嗽一邊再拿起杯，然後把  
流動的泡沫酵母似的——  
渾濁的痰涎吐出來，  
他彷彿是某種神祇從口中生產食物。  
他自己卻不能進食，  
只偶然吞一些牛奶，  
完全不能喝水，就算這樣  
也不容易通過腫瘤吞下，  
當第二口痰湧起來它是  
白粉色和繩狀的，他要在喉嚨裡  
把它弄成一團抽上來再把  
橢圓形的痰丸吐在杯裡——  
奇怪的是我一點也不噁心，  
那隻整天站在那裡冷漠的玻璃杯又  
慢慢盛滿渾濁的痰涎，我剛把它  
倒光它又隨即滿了起來  
在桌子上閃閃生光一直到

整個房間彷彿就繞著它  
有規律地旋轉，像太陽系般  
繞著金色的太陽旋轉，  
我父親，黑色的地球  
一向位於宇宙的中心  
現在以他最後幾口痰涎  
教我們這夥人  
圍繞著桌上發光的  
玻璃杯，轉個不停。

詩人秀陶曾於《新大陸》的第29期裡譯介 Sharon Olds 一首“性詩”。事實上，女詩人的作品業正備受美國詩壇的好評，日漸受到重視。

〈玻璃杯〉一詩最能表現現代詩（包括現代藝術）的特色。就是詩人往往把藝術的真置於美之上。而在求真的過程裡，每每從醜中提煉出新的美感經驗。另一個特色是，現代詩多訴諸主觀直覺經驗，由意象的運用暗示詩的內涵，而捨棄客觀的陳述。因此，讀者必須主動地向作品發掘內涵，加以體會，這正是現代詩“耐人尋味”之處。此詩即為一有力的例證。

〈玻璃杯〉的內容與形式的配合甚具匠心。全詩並不分段，詩句的運用與安排若續若斷，表現詩中父親病危時反覆咳嗽、吐痰等連續的病狀行為，非常巧妙貼切。詩人細緻的刻劃，使詩的情景活現眼前，加上豐富的聯（感）想，以虛盈交替的玻璃杯作為隱喻（Metaphor），貫徹全詩。以太陽系比喻宇宙人生之關係，更有“一花一世界”的境界。此詩雖寫病危的痛苦，卻無半點哀傷浮飾，是一首寓感性於知性的難得之作。 ■

# 簡論 散文詩(三)

秀陶

## 三

在我國浩瀚的文海中，要找尋像散文詩樣的作品真是所在多有。水經注、世說新語、諸子個集、筆記隨筆之中，真是俯拾皆是。然而自三百篇始，立意以散文文體作詩的卻是絕無。外人中有溯源散文詩至中國之“賦”者，當然不對。我們雅不欲掠美。我們深知賦以及駢文的駢四儷六，最不濟也是韻散夾混，而絕非純然之散文也。所以散文詩仍屬舶來品。前述在古籍中既然能找到近乎今日所謂的散文詩者，應屬“畫虎既成也類犬”，卻非立意之作也，不能算。

散文詩之輸入，有據可考的是在一九一五年，即有劉半農譯屠格涅夫散文詩，刊《中華小說界》第二卷（見黃偉經所譯《愛之路》譯後）。此後徐蔚南、王維克、巴金等人皆陸續有翻譯。至於散文詩之寫作，最早的當屬沈尹默，其名作《三弦》至今猶常為人稱道，《三弦》雖作散文詩式排列，骨子裡卻是一首自由韻文體，其後兩段且有顯然的在用文字作形聲的努力，而且效果非常成功。如“……閃閃的金光。旁邊有一段低低的土牆，擋住了個彈……的……隔斷……鼓盪的聲浪……”這些字音都是用以模仿三弦的聲音的。至於句尾“光”、“牆”、“盪”、“浪”、“響”則當然是韻腳了。至於一首上好的自由韻文詩，為何要魚目混珠似的扮成散文詩，便教人百思不解了。

另一位很早便從事散文詩寫作

，且出有專集的便是魯迅了。其《野草》集收作品廿三篇。有人說是散文集，有人說是散文詩集，至今猶有爭論。集中所收也的確蕪雜，又有獨幕劇，又有打油詩（將東漢張衡甚為嚴謹的四愁詩拿來糟塌一番不怎麼厚道）。極好的散文詩當然也有，如《秋夜》、《臘葉》等是。也有一似他的所謂匕首一樣的短文而一無詩意的。文筆甚好，絕無民初的“美文”那樣華而不實的毛病。集中有顯然的屠氏的影響。屠氏喜歡寫夢，八十二篇作品有九篇是以“我夢見”開始。至魯迅則二十三篇作品中有八篇談夢，七篇是以“我夢見”開始的。“我夢見”幾已成了套子，真是詩藝蕩然。

郭沫若在一九二五年寫了六首散文詩登在晨報副刊上，首首精彩，在那個時代真的足以作為散文詩的典範。其他的不論，以詩藝而言，魯迅、以及後來朱自清等人都給他比下去了。且看下面兩首：

###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魚喋噏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著了。

我攜著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著的漁舟裡面坐

著。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頭望見松原裡的一座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煙……

###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裡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沙丘。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吊。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喲，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可惜的是這樣好的寫法卻不見承傳，既不見郭氏繼續寫下去，也不見別人循此方向創作。《水》詩的最後一段，尤其那“……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煙……”含有多少對於人生的慨嘆！而筆下幾乎毫不顯露，毫不動用到濫情的字眼，的是高手。《墓》詩更是，短短的百來字，有強烈的戲劇性，有冷酷的現實性，有幼稚的頑劣，有嚴肅的喟嘆，而筆下生動自然，絕非魯迅的那種酸性強烈的筆觸可以比擬。郭氏在民初的中國，就散文詩而言，允稱第一人。

此外許地山的《蟬》、《面具》亦屬佳作。茅盾也有過很好的散文詩作，如《賣豆腐的哨子》

，字裡行間也毫不染民初那浮華的所謂“美文”的毛病。

巴金、冰心、徐志摩等人亦皆有所謂散文詩傳世。巴金寫過〈日〉、〈月〉、〈星〉等篇，其病在俗，提到日便想到撲火的燈蛾以及夸父，提到月便想到千里共嬋娟，而且動不動又附上一點廉價的哲學，一無是處。

冰心有一篇〈笑〉，更是莫名其妙。文長五、六百字。冰心愛上了北京的兒音，文中“一會兒”、“月兒”、“翅兒”、“驢兒”、“花兒”、“弓兒”、“腳兒”、“坡兒”、“泡兒”……還有外國的“安琪兒”一共十八個兒，真是兒孫滿堂，教人不忍卒讀。在寫三個笑時，“心幕”一次次的拉開，這“心幕”、“心田”、“心扉”、“心弦”、“心湖”等字眼也都是民初文人愛用的濫調。冰心之享文名，成功處或在於其它文類，就散文詩言實不足取。

徐志摩是一代的大詩人，在不知何為散文詩的情形下也有幾篇散文詩留下來。一篇〈嬰兒〉寫的是產婦臨床，以男身而寫這樣的題材，縱然極力的營造，而癢還是隔著靴子搔的。讀到它便彷彿喝到假酒一樣難過。另外一首〈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是他的名作，所採用的格局是賦式的鋪陳，自開始至一半處是一連串的六個“有如”，大大的無的放矢一番。六個荒唐的“有如”可以把普羅大眾氣死，如“偃臥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裡”，“在月夜的沙漠”，“在大海的礁石上”，“在喜馬拉雅的頂巔”!!“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在六個咬牙切齒的作態之後，他聽到了那個禮懺聲。跟著是四個“這是”，然後是“心靈”、“夢”、“

青天”、“白水”、“綠草”、“慈母”，然後在“呀呀”聲中“涅槃”。這篇東西可以唸得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涅槃也不行。

以上所提的劣作（見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名家經典散文詩選》），都是作者自選文材，在不知何者為詩，何者為散文詩的情形下胡拉亂扯出來的。

一九四九後的新王朝，不但沒有散文詩，其他的一切藝術也都沒有了。甚至在那之前的十幾廿年，戰亂連連，至今留下了幾篇所謂美文，好的散文詩找不到。

台灣的情形略勝一籌，發起“現代詩運動”的紀弦便寫過多首很不錯的散文詩。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紀弦自選集》中便選有他的散文詩十七首，大都精彩，現錄兩首較短的：

#### 火柴篇

我終於含笑欣然施禮向一個正在吸紙煙的奇醜的婦人借了火。我想：何吝嗇之有呢？亦非美德之一種。儘可能地節省一根火柴總是好的，而自己方才想擦的也許正是舉世所期待著和因而得救了的一根吧？……

唔，儘可能地節省一根火柴總是好的。

#### 濟南路的落日

濟南路的落日又如燈之紅了。像每天一樣的，我牽著我的混血兒，散步於植著有幾十棵蒲葵和鋪了花磚的人行道上，一面抽著煙斗悠悠然的。如像對一儀仗隊之檢閱，當我緩緩地行過，蒲葵們敬禮的姿勢，不愧為世界第一

流的，就連那些“圓桌騎士”，怕也不能與之相比。可是廿年了，騎士們還是那付老樣子；那盞紅燈也依舊：不比往日更晦暗些，不比往日更明亮些，也不比往日更冷或更寒冷一點。只不過散步者的心情，似乎多少有了幾分改變而已。請問改變的究竟是什麼？——太陽也不知道，棕櫚科植物也不知道，甚至我的愛犬也不知道。

他樸實無華的筆調，一洗民初諸人浮華綺麗的文風。然而文字雖然淺白，詩意仍是實實在在的掌握住的。此外尚有〈燈〉、〈遠方有七個海笑著〉、〈在邊緣〉等都是名篇，都發生過深遠的影響。

在台灣提到散文詩，沒有人不想到商禽。他的作品可說是篇篇精彩。名作〈長頸塵〉、〈鴿子〉等早已膾炙人口，茲不抄錄。且舉一二筆者最喜歡的短章：

#### 木星

窗子那邊的爐灶旁，在滾動著的地球的後面，天空是落寞的媽媽的眼睛。雲在發炎，菜鏟子舞動著，聲響是受驚的鳥從熱鍋中飛起。而一個小孩在一瞬間長高；一隻剛剛從午夢中醒來，因為咬不著自己的尾巴而不斷旋轉的是黃狗亦是木星。

#### 路標

直到曉得以前，魚正要死去。停在一塊距我二十公尺的公路標誌牌前，一個人無可奈何地學著它交叉著手臂；那看不清的面孔，我想：這種無目的底凝視會是一種語言？若是在家裡，後院的梨樹上怕已經結滿通紅的鼻子了

，通紅的小手，而且發亮，若是那種語言，風會說，樹會說，即連爐火的聲音發藍我也會聽；沒有人會懷疑；會像我和這路標彼此猜忌，且停在偌大的一隻垂死的魚腹下用眼睛互問著：你是冬天嗎？

這真是兩篇神品短章，比他的那些出名的名作好多了。且看〈木〉詩中，詩人不說廚房的暗，而說“在滾動著的地球的後面”。說到天色，一是“落寞的媽媽的眼睛”；一是“曉得以前，魚正要死去”，曉得當然暗示天曉或破曉。魚呢？一般的寫法不常用魚肚色來描寫麼？這樣一反常態的努力，且不論他的成功與否，卻十足地表示了詩人不願落俗套的、嚴肅的寫作態度。商禽的嚴肅加之生活的困頓，以及本身的懶散，造成他的作品不多，最為可惜。

此外沈甸、德星、瘴弦、鄭愁予等人也都有過散文詩作品，量雖不多，但質都不錯。

謝武彰曾有一輯〈煙波手記〉，共十七節，除短如一二句的格言式的幾節而外，篇篇精彩。所記皆為船員出海生活細節，其中第四、第五兩節特別好：

#### 4

在船上，刷油漆是一門學問。要先仔細地把生鏽的甲板除鏽，刨光，然後再刷上三道油漆；否則，那些鏽的細菌又立刻偷偷地從油漆底下冒出來四處張望。

船和航海旗的顏色是很迷人的，一種純然的色調，像兒童畫般奪目，海也是，天空也是，而不知內心要漆上什麼顏色。

#### 5

不知什麼時候飛來了一隻海鷗，站在桅上。

而水手們的歡欣是可預見的，忙著拿出餅乾、水和米飯放在甲板上，引牠下來吃；已經六個晝夜沒有看見陸地了，四面都是無邊的水平線。而這隻海鷗，不知飛了多遠不知從何處來，亦不知還要飛多遠，飛往何處去？只是一個駐足，水手們的感覺是有個風裡雨裡來的故人了。

水手們努力地引逗著，而海鷗卻只站在桅上盯住忙碌的水手們，彷彿水手們已設下陷阱等著牠……

此外第六、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各節也都非常好，尤其是十三、十四讀來感人至深。文筆是貨真價實的散文體，骨子裡是不折不扣的詩。4的第一段自“在船上……”始至“否則”都只是簡明的交代，詩，只是後面的一句；第二段也是僅結尾的一句，方才重重的一擊，其措置非常老到。第5也是如此，前面各句都是故作平淡，特效也放在最後出現，令人回味。其成就直迫商禽，將其後的蘇紹連、杜十三、渡也等都拋得老遠了。有一點令筆者覺得不妥的是，謝的作品明明是上好的散文詩，也不知是怎麼攪的竟被人納入了一本編得很壞的散文選集中。

前面提到台灣散文詩作者力求詩作驚人，乃至煞有介事，弄虛作假，文筆既無根底，所敘之事又全屬子虛荒唐，所作既無文趣亦無詩趣，感人已自不能何能驚人？寫這一類不是想驚心便是要動魄的詩人們，讀其作品也能讀出作者的賣力，可惜的是吃力並不討好，奈何！幾千年來的韻文詩雖亦曾有過所謂“語不驚人死

不休”的說法，但那僅只是指“語”，並非要求全篇的效果，否則陶、王之流的清淡便不可能產生了。散文詩同韻文詩除文體不同而外，內容、題材是不應有任何分別的。就算有也僅止於因文體之不同，如散文長於敘述分析，作品中便多了幾分敘述、分析而已。偏求驚心效果的詩人們如能放棄那預求的效果，像寫韻文詩一樣的心情來寫散文詩，這樣或將有好作品產生也不一定。從來也不會聽過任何說韻文詩一定要有如何如何的效果，為什麼散文詩一定要有呢？

#### 四

在約略敘述過散文詩、它的起源、演進、在我國發展的情形後，且讓我們再回頭檢視它。看看它同韻文詩之間的種種糾纏不清關係以及它本身的特點等。

首先就外形而言，它同韻文詩不同之處在於韻文詩分行，散文詩不分。我們也提到過這分行的玩意也是舶來品，中國從前是沒有的。分當然有它好的地方，如格律、韻腳、段落等等都清爽醒目。壞就壞在今日它藏污納垢，不合格的韻文，甚至不通的散文也都一樣分行排了起來，彷彿只要那末一排之下，便是詩了。這分行的排列演變到今日真是百病叢生，毫無意義的花樣不可勝數，一個兩個字的詞也拆成兩行，說是要突顯那個重要的字。人家“春風又綠江南岸”那麼好的一個“綠”字並沒有獨佔一行來特顯。一行直排的突然橫行起來排成十幾行，彷彿下圍棋佔地盤一樣。說是要將詩變作圖畫，同空間藝術一爭短長。高手者或偶一有妙作，然而更多的是弄假作偽，其不誠實自難瞞人。散文詩一

掃這些積病，以老老實實散文的文體，不追尋文句上的詩意，而在整個的篇章上下功夫。

第二，就題材內容而言，凡韻文詩能作到的散文詩亦能爲之。前曾提到二者之最大的差別在乎音韻之講究與否而已。自所引之名作觀之，音韻並非詩之絕對要素。有音韻自可在大庭廣眾之下鏗鏘誦之，無音韻的啞詩，靜夜獨閱也足過癮。

說散文詩一定要有驚心的效果，自是一種偏頗的錯誤。實際上震撼驚心都不難，散文詩難在以盡量少的文字，同陶、王的淡雅去爭競，尤其王的甚多極好的五絕是文字音韻的絕妙結合。現將音韻去掉，僅賴文字而要達到那樣的效果，所以難也。筆者以簡單平白的散文，作過試驗，結果有得有失。公道地說來，把很好的五絕譯成散文體，有很多也會原形畢露不成其詩也。

第三，凡韻文詩各家各派之技巧、手法皆能採用入散文詩。所有的技法都是中性的，同一技法可產生非常優秀的作品，也能產生不堪讀的劣作。當然任何詩人，不管是寫韻文詩的或是寫散文詩的都不該囿於某一流派某一手法。更不該專一追求時尚。突破是功力已臻絕頂，水到渠成的事。詩未寫好便想立論創派，簡直是笑話。上焉者或能落得一個詩活動家之名，如A·泊列東(Breton)名氣雖大，卻沒有什麼名作傳世。多數的散文詩作者都是默默地耕耘。開拓、試驗常見，宣言、流派、成套的理論尙付闕如。

第四，常有人言：散文詩難寫。實際上說這話的人忘了：所有的好詩都難寫。世上只有一種詩易寫，那就是偽詩。穿了詩行的

外衣，通篇不知所云的都可以。也自有不知所云的批評家來捧。你把文句弄得犬牙交錯，他說你留白留得好；你文不成句，他說你斷得好；你文句不通，他說那是“個人私語”同“社會公語”間的必然傾軋，等你我大家都不通的時候，他不就自然通了麼？散文詩呢？既不留白，又不想學口吃者那樣去斷句，更不想去發動“社會公語”劇烈的革命。寫起來自然是難了一點點。

很多詩依靠音韻的支撐，很多詩靠辭藻的綺麗，淪落到很多詩要靠詩行來裝門面。散文詩拋除了這一切，彷彿一個村女一樣，不會花言巧語，沒有脂粉、義乳、高跟鞋。問問任何一位女同胞吧，她也會說“難”。樸實無華的村姑已是少數。

第五，自嚴格的韻文體始，而後自由韻文，更而後無韻韻文，詩的文體確是一步步走向散文體，今日仍然是韻、散並用的時代。未來的發展，誰也未能逆料。目前呈現在眼前的是，作爲主流的韻文詩雖非病入膏肓，實已顯得垂垂將死，散文詩則依然顯得年青生命力強。作品僅只有好壞之分，尙不見有病灶也。

這樣將散文詩同主流的韻文詩相較之下，可以一一數來，了無休止，且就此打住。

至於散文詩的特性，原無一定的成規、要素、條件。正如同一切其他的藝術一樣，從無人能釐定列舉什麼條規，且從無不能打破的鐵律。如果必要，僅能自大批的名作淘取普遍存在的共同點，羅列如下：

文字方面，但求準確、流暢。不作韻文式的特技表演。基本的認識是，詩存在於文字所交代的意義方面，不在於它的典雅或華

麗。典故只是學問的賣弄。成語，尤其用得濫臭的成語只表示思路上的圖懶、圖方便。日常的口語，好的小說、戲劇、散文（文類）都是學習的對象。

內容方面，總要言之有物。寧取具體而避免抽象。唯高手方能自抽象中淬取詩趣。自具體的事物中提煉總是多幾分把握。愛情、鄉情，這情那情中雖然有詩，在船上刷油漆也能刷出詩來。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說起來雖然瑣碎卻是一切藝術的沃土。名句生自東籬採菊，生自茅草中看見牛羊就是證明。自垃圾一樣的瑣碎中找出瑰寶，才是真詩人。老是在情情情中打轉的詩人，有時不免令人產生沒有病大叫那樣荒唐的感覺。

篇幅方面，尙短。真正的詩沒有長的。非常驕傲於我們的老祖宗們早就認識了這點。寶石都小，小得可以藏在懷中。好詩都短，短得我們可以背誦，可以朗朗上口。尤其是散文詩，一長，便會變成其他的玩意，就像草長得大了會變樹一樣。世上好的長詩不多見。中文至今的也只會有一首，那就是喬叟的〈蚊子〉，而且也不過兩三千字而已。

寫作的態度，前曾提到在其他的文類中，偶一也找得到類似散文詩的作品。但作者既未立意寫散文詩，而錯有錯著地居然寫出了類似散文詩的作品來，當然不能算。只有詩人刻意地以散文的文體寫詩，這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散文詩。

一個新的文類，歷史尙短，作品也不多，詩話、詩評從來少見，放眼荒原一片。特性、準則、美學觀點猶待建立。像筆者這樣侃侃而談，其淺薄，其放肆，自己其實是知道的。 ■



# 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路歷程

◎黃燦然

## 俄羅斯詩歌紐帶的斷裂

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籍俄羅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病逝於紐約，享年五十五歲。據外電報導，布羅茨基是因心臟病在夢中逝世的。據說他抽煙很猛，心臟一直不好，曾做過兩次手術。

布羅茨基是當代詩歌巨人，他的逝世帶來無可彌補的損失是明顯而直接的。他的逝世除了給他生活了二十年的美國和他的祖國俄羅斯文學界帶來震驚和悲傷之外，一些中國詩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詩人亦會陷入同樣的震驚和悲傷：布羅茨基的詩歌儘管因為中譯本不理想而不能使他們深入領悟他精湛的詩藝，但是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散文和令人信服的文學評論卻對他們產生深遠的影響。俄羅斯的通訊社在報導他逝世的消息時說：“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殞落了。”這可以說是自普希金以來最光榮的讚頌。布羅茨基在談到英國詩人W.H.奧登時曾說，奧登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在我看來，布羅茨基至少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之一。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向布羅茨基的遺孀發去唁電時說：“連接俄羅斯當代詩歌和過去偉大詩人作品的紐帶斷裂了”。這句話雖然出自一位政客口中，但卻是準確的，事實上這條紐帶豈只是俄羅斯的，而是世界性的，現在它斷裂了。

## 與阿赫馬托娃的來往

布羅茨基十八歲開始寫詩，與彼得堡幾位寫詩的青年人切磋詩藝，後來他們被稱為“彼得堡集團”，他們除布羅茨基外，尚有葉根尼夫·萊因、季米特里·博

比舍夫和阿納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萊因，布羅茨基自稱他從萊因那裡得益匪淺，後來在接受美國《巴黎評論》訪問時，仍稱萊因是當今俄羅斯最傑出的詩人。最使布羅茨基得益匪淺的，應是萊因介紹他認識阿赫馬托娃。“彼得堡集團”成員與阿赫馬托娃有密切來往，他們都非常尊敬她。據奈曼後來說，他們把詩帶給她看，還經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紀初認識的詩人的作品〈把她的時代帶進我們的時代〉。

一九六四年布羅茨基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判五年勞改。布羅茨基服刑期間，阿赫馬托娃非常關心他，並說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還與其他人一道籌款買東西送給他。其實阿赫馬托娃一直很擔心布羅茨基的命運，尤其是阿赫馬托娃是被當局盯梢的人，任何來往者隨時都有失蹤的可能。她曾在一九六二年的一首詩中寫道：

現在我不為自己哭泣，  
只願在有生之年不要看到  
失敗的金色印記  
烙在這未經風霜的額上。

布羅茨基對阿赫馬托娃也很尊敬，據曼德爾施塔姆遺孀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在回憶錄中記載，在所有使阿赫馬托娃晚年略感寬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羅茨基是最嚴肅、誠實和無私的一位。娜傑日達甚至認為阿赫馬托娃高估了布羅茨基的詩，但認為阿赫馬托娃非常擔憂她所代表的傳統衣鉢沒人承接，於是一廂情願地愛護布羅茨基等人。事實證明娜傑日達的判斷是錯誤的。阿赫馬托娃不只慧眼獨到，而且耳朵也非常靈敏，她在讀了布羅茨基第一批給她看的詩之後即認為，布羅茨基的聲音孤立，沒有其他雜音。這是非常準確的判斷。事實上布羅茨基的詩歌、散文甚至個人性格——孤傲、平穩、堅定

——也都具有這個特點。不過娜傑日達對布羅茨基的一句預言卻頗準確，她說她擔心這位出眾的青年人“結局恐怕會很悲慘”。

## 與奧登的神交與結識

布羅茨基服刑不到兩年便在阿赫馬托娃的協助下和西方作家的呼籲下提前獲釋。他在服刑期間收穫甚豐，並不以為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讀英國詩人W.H.奧登的作品。其實在此之前他已從一本翻譯成俄文的英國詩選接觸過奧登的詩，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本詩選叫做《從勃朗寧到現今》，“現今”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據說後來譯者和編者均先後被捕，其中很多死去了。那首詩叫做〈地點不變〉，其中寫道“沒有去得比火車終點站或碼頭更遠的人，／會不去或不送他的兒子……”。“會不去或不送他的兒子……”所揉合的否定式外延和普通常識這種句法使布羅茨基大為震驚。他自稱，以後每當舖開稿紙，這個句子便會像幽靈一般糾纏著他。他在服刑期間所讀到奧登是一本原文的英語詩選，一打開便是奧登那首名作〈悼葉芝〉。這首詩不僅整體上完美無缺，而且其中佳句迭出。如“水銀柱沉入垂死日子的口中”，“他身體的各省都叛亂”，“因為詩歌沒有使任何事情發生”，“土地啊，請接待一位貴賓”。如果說，上述句子充份體現一位匠人的精湛技藝的話，該詩第三部份這兩節詩則體現出一位大師無比的思想深度：

時間可以容忍  
勇敢和天真的人，  
並在一星期裡漠視  
一個美麗的軀體，

崇拜語言和原諒

每個它賴以生存的人；  
寬恕懦怯、自負，  
把榮耀獻在他們腳下。

不用說，布羅茨基讀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時間……崇拜語言”。他一半相信這種鬼斧神工，一半懷疑是不是自己的英語理解能力太差，誤讀了這首詩。獲釋後他便開始學習波蘭文，以便翻譯茲·赫伯特和米沃什的作品，同時鑽研英語，翻譯約翰·多恩和馬維爾以及深入閱讀奧登。

布羅茨基對奧登的崇拜變成他命運的兩個分水嶺。第一個分水嶺是當英國企鵝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英譯本時，譯者問他要不要請誰寫個序，他反問有沒有可能請奧登寫。奧登讀了布羅茨基一些英譯詩稿，很喜歡，便欣然接受；接著布羅茨基被驅逐出境，目的地是猶太人的以色列，布羅茨基拒絕，先在維也納落腳，拜訪奧登，受到奧登的友好接待，“在奧地利那幾個星期，他像剛孵出小雞的善良母雞那樣看管我的事情。”奧登幫他穿針引線：向其代理人推薦布羅茨基，建議布羅茨基去見什麼人，避見什麼人。於是開始有一封封“W.H.奧登轉”的電報送到布羅茨基手中，奧登還要求美國詩人協會為布羅茨基提供一點經濟援助，該協會撥出一千美元——這筆錢布羅茨基一直用到他抵達密歇根大學任教。布羅茨基離開維也納，與奧登一齊到倫敦，在奧登的老友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住了兩晚，不久奧登即安排他出席當年的國際詩歌節。第二個分水嶺是布羅茨基到美國五年後的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紐約買了一架打字機，開始用英語寫散文和評論。他說，當一個作家用母語以外的語言寫作，其原因可能是基於必要（例如英籍波蘭作家康拉德），或基於野心（例如美籍俄國作家納博科夫），或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愛爾蘭作家貝克特）。但布羅茨基自稱，

他用英語寫作純粹是為了自己更親近他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奧登，也就是“為討喜一個影子”。他還說，即使他被視為奧登的模仿者，“對我來說也仍然是一種恭維。”十年後的一九八六年，布羅茨基出版了他這些文章的結集《少於一》，立即獲得全美圖書評論獎，次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因其詩歌成就得獎，但他這本傑出的散文集肯定是他得獎的重要因素。這本散文集除了向俄羅斯現代詩的重要人物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和曼德爾施塔姆一一致敬外，還對一些二十世紀詩壇重要人物如希臘詩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詩人蒙塔萊和當代同行沃爾科特進行眼光獨到的評論。當然還有對奧登其人其詩的評析：〈為討喜一個影子〉深入展示奧登的成就和奧登對他的影響；〈論奧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則用了五十餘頁的篇幅抽絲剝繭地分析奧登這首詩。關於布羅茨基這種細讀，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稱讚說：“布羅茨基對（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作的逐行評論，是對作為人類一切知識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詩歌所唱的最偉大的讚歌，如果可以用評論一詞來形容這篇如此歡騰、如此舒暢和如此令人心曠神怡的權威文章的話。”布羅茨基最後一次見到奧登是在倫敦史班德家中。在用餐時，由於椅子太低，女主人用兩卷《牛津英語詞典》給奧登當坐墊。布羅茨基當時想，“我看到唯一一位有資格用那兩卷詞典當坐墊的人。”

#### 耶穌寶訓：善惡觀

布羅茨基在《少於一》中有一篇較少受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畢業典禮致詞〉，是他在美國威廉斯學院任教時對畢業同學發表的演講。說它重要，是因為它披露了布羅茨基的善惡

觀，從中可以看出他為人處世的方式。這篇文章的核心是耶穌的《山上寶訓》，相信讀者對耶穌這句話都耳熟能詳：“要是有人往你右臉猛擊一拳，就把另一邊也湊上去。”但是很多人對這種非暴力的理解也僅止於此。事實上這句話還沒完，接下去還有：“而要是有人想根據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給他；要是有人想強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兩里吧。”耶穌說話有三聯徵的習慣，這則訓話的重點不在第一聯，而在最後一聯。其主旨與非暴力或消極抵抗、與不以牙還牙或要以德報怨毫無關係。布羅茨基認為，這番話一點也不消極，因為它表明，可以通過“過量”來使惡變得荒唐；它表明，通過“大幅度的順從”，可使惡變得毫無意義，從而把那種傷害變得毫無價值。他還舉了俄羅斯北方一所監獄發生的一件事做例子。有一天早上，監獄看守向囚犯們宣佈，要把放風場裡堆得兩三層樓高的木材劈光，並要求囚犯們與獄方人員一齊勞動，進行“社會主義競爭”。這時一名青年囚犯問道：“要是我不參加呢？”看守答道：“那你就沒飯吃。”接著大家都鼓足幹勁劈起木材，那個囚犯也加入了。但是當大家停下來吃午飯的時候，他仍繼續揮舞斧頭。囚犯和看守們都取笑他。到了傍晚時分，看守們換班了，囚犯們也停工了，但那青年囚犯仍繼續揮舞斧頭。五點過去了，六點過去了，那柄斧頭仍在上下揮舞。這回看守和囚犯們不得不認真瞧起他，他們臉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漸變得迷惑繼而恐懼。到七點，那青年囚犯才停下來，也不吃飯，走進牢房躺下來倒頭便睡。在他以後坐牢的時間裡，便再也沒有人號召看守與囚犯進行社會主義競爭，儘管放風場裡的木材堆得越來越高。布羅茨基認為，這位青年囚犯可能比宣揚非暴力主義的

托爾斯泰和甘地更理解耶穌寶訓的真諦。

### 詩藝：孤立的聲音

布羅茨基無疑是本世紀一位詩歌巨匠，堪與奧登媲美——在我看來，他甚至比奧登更上一層樓。在散文寫作方面，他比奧登更完美，簡直無瑕可擊：他的適而可止的分寸感，他的充滿機智和自省的論述，他的練達而又複雜的文風，在我看來都要比奧登略勝一籌。不錯，他自稱意圖模仿奧登。但是，被模仿者往往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弱點，而模仿者卻能處處發揮被模仿者的優點和克服被模仿者的缺點，況且布羅茨基遠遠不是一個模仿者，他是把奧登的文風發揚光大了。我在閱讀奧登時，雖然對他的真知灼見拜服得五體投地，但是奧登很多文章都是應邀寫書評的結果，其中不免摻雜一些水份，有時候會弄出一些很枯燥的東西。例如他的《閱讀》是一篇非常個性化的散文，也體現出他一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卓識，但是其中卻穿插一頁半關於閱讀別人的批評文章時本身應擁有什麼條件的清單式資料，讀起來真是沉悶無比，不得不跳過去——因為那一頁半的清單無異於一片美麗風景遭一條新開的溝渠攔腰斬斷，哪怕那條溝渠有多大的價值，也是大煞風景的。再如他在《瑪麗安·穆爾》一文中評論穆爾小姐的詩歌時，用了呆板的分類法來“解剖”穆爾的作品：“一、動物寓言……二、動物比喻……”，然後是一大段“上綱上線”的評論。布羅茨基在這方面非常清醒，清醒得讓人覺得要是跟他面對面，定會忐忑不安。在詩歌方面，布羅茨基雖然也是一位嚴謹的形式主義者，同樣博古通今，但是他也經常破格，有時也寫自由詩，並且風格多種多樣，不像奧登，講究得過份。

布羅茨基在嚴謹的同時有非常濃厚的實驗傾向，他的詩歌之刀既堅韌又鋒利：在傳統的、現代的基礎上摻入嶄新的當代感性。幾乎所有詩歌形式和體裁都被布羅茨基試穿過，並且都是那麼勻稱、適度。就〈哀歌〉而言，他寫了很多以“哀歌”為題的詩，包括〈幾乎是一首哀歌〉、〈羅馬哀歌〉；其他標題和體裁如〈牧歌〉、〈變奏〉、〈詩章〉、十四行詩、十二行詩節、〈六重奏〉、無題、八行詩、三行詩節、聖壇詩（聖壇形圖案詩）、夜歌等等，幾乎所有大師試過的並取得成績的形式和體裁他都要試。至於風格，他更是多種多樣，既可以寫得很深沉廣闊，又可以輕鬆諷刺；可以寫得很日常化，又可以進行玄思冥想。在詩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嚴格，又可以長短不一。在意象的採集方面，從雞毛蒜皮到海闊天空，從天文地理到機械設備，簡直無所不包，又都可以運用自如，科學的意象一進入他的詩句就立即變得服服貼貼自然而然。總之，他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之間取得難得的平衡。

在这一切的背後，布羅茨基那個孤立的聲音一直瀰漫著。這種孤立的聲音是他的總體作品給人留下的印象，在具體作品上，他的聲音是安靜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愛詩歌中安靜的聲音。這又與他強調非個性化有關，這方面布羅茨基從奧登那裡獲益非淺，尤其是詩中很少出現“我”。在奧登三百多頁的《短詩合集》背後的首句索引裡，以“我”開頭的也僅有四首。做個比較：《阿赫瑪托娃詩全集》七百餘頁（前言後語及注釋不計），索引裡以“我”開頭的有一百餘首；《曼德爾施塔姆詩選》一百三十五頁，索引裡以“我”開頭的則有近二十首。布羅茨基不僅在詩中避免用“我”，就是在散文中，甚至在自傳性的散文中，尤其是在

感情開始觸動他的時候，也往往用“one”來代替“我”。這個詞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不同的譯法，“一個人”、“我們”、“你”、“誰”、“我”、“本人”或乾脆不譯出來。在布羅茨基的語境中這個詞往往要譯成“一個人”、“你”或乾脆不譯。他醉心於細節，醉心於具體描寫，醉心於名詞，醉心於發現。他在談到奧登的魅力時說：“奧登真正吸引我的首先是看他問題的超然與客觀。他有一種看問題不受環境與個人意見影響的能力，並能從不同方面的細微關係來看待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現象，特別是熟悉的。我以為那就是說對你認為了解的事物要多發呆、多想像。”布羅茨基本人的作品正是“超然與客觀”的最佳範例，而他確實也很注重處理熟悉的事物，處理它們的微妙關係。只是，由於他聲音平穩安靜，語調傾向於冷淡，詞語、意象陌生而堅固，處理的時候又超然而客觀，故很多讀者（包括中文讀者和英文讀者）並不能很好地理解他——閱讀他的作品同樣需要一種安靜的、“微妙的”閱讀心理，因為布羅茨基“既不大驚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一般詩歌以及一般讀者對詩歌的要求都是有起伏，有高潮，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文字碰撞，這些都是好詩的要素，不但使詩人自己著迷，也能刺激讀者。但是布羅茨基有點不一樣，他的詩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起伏、高潮，或者準確一點說，他在詩中把這些東西壓住，不對它們作聳人聽聞的強調，他是在退潮的時候開始，而不是刻意去營造高潮，因這裡“冰河時代前的胃口”仍然會被獵奇的讀者看中，但是從“微妙關係”來看，用“立方體”、“長菱形”、“平行六面體”和“幾何狀”這些枯燥的數學術語來描寫（華盛頓冬天的）黃昏，對老練的讀者和詩人來說不啻是一種“發現”。 ■

# 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格

◎劉耀中

(續上期)

## 黑色國家主義 (Black Nationalism)

美國黑人社團中的整合派認為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可以容納各種民種。黑人只要通過受教育、勤奮工作、自我改造，可以逐步得到真正的公民權，要相信美國的憲法，久之，美國境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差異，將化為烏有，均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權。從美國內戰前，直到今日，出現了多種“黑人民族主義”的主張，他們由於意見不合，內部不斷勃發。但無論哪一派，他們都是為了尊重自己民族的優越性，為了加強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是出於對自己民族的情感使然。

馬爾科姆X(Malcolm X)也稱穆金X，本是美國土產的的黑人伊斯蘭教的領袖。他曾經是個罪犯，後來自我改造而成為該團體的主要牧師，由於他的自我教育，革心洗面，得到白人的稱讚，同時眾多的黑人青年也支持他。他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可能，於是加入了阿拉伯人的回教團體，並到麥加去朝聖。但由於黑人回教組織內的權力鬥爭，以及其他人的嫉妒，不幸於1965年被人暗殺。

巴勒格受了馬爾科姆X的影響，參加了黑人民族主義運動。他和另一黑人領袖卡任噶(Karenga)提倡把古埃及傳統作為黑人的反白人“淘汰黑文化”的運動基礎。那時(1965)正當洛杉磯發生瓦特斯大暴動(Watts Riot)，殺人放火、搶劫，死傷多人。繼之，紐華克也發生了“革命”的暴動

，巴勒格被警方逮捕，指控其私運軍火，被判刑三年，後勝訴而獲釋放。

巴勒格受不了白人妻子的控制而離婚，娶了一個黑人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員，她更名為艾米妮(Amini)，因為在黑伊斯蘭教內，不准教徒喝酒、避孕，所以艾米妮生了幾個孩子，她也會寫詩，對仲斯幫助不小。

1974年，巴勒格宣佈脫離黑人民族主義團體，自稱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黑人群眾為之嘩然。他認為黑人民族主義會帶來沙文主義，是黑人解放運動的死胡同。日後，馬克斯、列寧主義在世界上走上了下坡路，使他感到異常失望，含恨隱居在紐華克。

### 希臘從古埃及盜取文化遺產

古埃及人創造了一座雄偉壯麗而奇妙的金字塔——宗教體系，地中海的島民稱它稱為“神秘宗教”。宗教的目的，是為了拯救靈魂，他們認為“體系”乃是囚禁靈魂的房子，通過科學和藝術，人升到神的位置，方可解脫。埃及的古教，是屬於貴族階層的宗教，只許口傳，不許用文字記載，極為秘密，為了保持這個傳統，紀律嚴明。埃及對希臘島上未開化的族群壓迫達五千年之久，其後由於波斯入侵，打敗了埃及，希臘島上被壓迫的民族才得以解放。及至亞力山大帝興起，希臘人入侵埃及，打開了埃及的古廟和圖書館，亞力山大帝委托他的老師亞里斯多德，把埃及古書全部收集起來，並把廟宇集中，建立起一個軍經濟研究院。因

此很多書卷上，都有亞里斯多德的名字，由此同時也證明了西方國家很早就採用軍事文化式的帝國主義手段，侵略他國。

據說亞里斯多德曾是柏拉圖的學生，從教二十年，實際上柏拉圖自己也沒有那麼淵博的知識。那時埃及的文化已很發達，包括科學，經此傳到了希臘學者手中。史料上記載，亞里斯多德並未到過埃及，那就更證明他的知識是來自古埃及的書籍。亞里斯多德竄改埃及的學說，是為了便於統治。基督徒後來也採用古埃及的哲學，建立他們的宗教體系，歐洲人因此逐漸走向帝國主義，提高了白人的地位。黑人認為他們是埃及人的後裔，不應屈服於白人的統治及其宗教體系之下，因之產生對抗情緒。許多黑人懷著卑劣的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白人則有優良高傲的情結(Superiority Complex)，兩者水火不相容，產生巨大的摩擦力。白人壓迫黑人，黑人譏笑白人，並詆毀西方文化，認為白人曲解了古埃及的科學文化，把黑人視為奴隸。黑人的黑色諾斯替思想就認為西方應改革社會，消除對希臘文化與美學的崇拜。

仲斯認為世界革命中，黑人應該是先鋒。他對黑人的中產階級，卜茲華份子也同樣看不上。

### 黑人的政治心理學

1955年，黑人伊斯蘭教領袖路士·法拉汗帶著所謂一百萬“黑人軍”在華盛頓示威演說時，強調了華盛頓十分尊重黑人的事，並舉例說明“建設首都的藍圖，是出自黑人工程師之手，源於埃

及建築的模型。美國的革命前輩採用了古埃及的神學和自由論，在一元美鈔的背後，有法老的眼睛和金字塔，就是明証。”人們認為法拉汗說的這番話，是接受了卡達非\*的贈金所致。

今天，美國所說的大同和太正是一個標題的字Atonement，是根據埃及指一個太陽，統之為一的概念。美國受了共濟會的影響，革命後，又出現了反革命的逆流，遲遲不解放黑奴。內戰並不是為了解放黑奴而戰，而是為了國家的統一，黑人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甚至今天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黑人都受到貶抑，淪為心理上和經濟上的奴隸。埃及人皮膚是棕色的，耶穌也曾在埃及受教育，黑人文化和古埃及文化是相連貫的，帝國主義從非洲擄來的奴隸中，不少是伊斯蘭教的信徒，他們人被裝到船上，而他們的《可蘭經》被拋進大海。黑人到了美國，在農莊裡當奴隸，為白人工作，甚至成了白人的洩慾工具。所以黑人後代裡，很多帶有白人血統，當時的黑人取名華盛頓、傑弗遜、傑克遜、史密斯等等，他們都是開國元勳的後裔，現淪落為文化奴隸，像天安門事件的學生一樣。黑人基督徒認為基督教義給了他們生的動力，倘若沒有基督教，他們就沒有今天的公民權。入伊斯蘭的教徒是反生產率約束的，穆斯林歸根結蒂，是保守主義者。近年來，伊斯蘭教徒大幅增加，連克林頓總統夫人也去訪問他們，看出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今天在美國社會中，人們不敢用Nigger, Negro等字，就算Black也不能任意而用，要稱黑人為非裔美人才對。否則你與他們馬上發生口角而遭毆打。

#### 現代黑人的詩作技巧

黑人的詩歌價值，在於民族觀念，語言是重要的傳達工具，有的黑人寫英文詩，白人卻聽不懂。研究黑人的詩歌，可從三處著手：(一)主題(二)結構(三)經驗。演繹者用自己的心理平衡和刺激聽眾情緒的反應方法，黑人的詩歌有如流行曲，注重感官、節拍和語言等，有如魯迅大師的諷刺，要來警醒國人。如下面這首打油詩：好黑鬼、受過教育的黑鬼、南方里鬼、壞黑鬼、窮黑鬼、聰明的黑鬼、狡猾的黑鬼，說不出，道不出的黑鬼……

又如黑人首席詩人仲斯·巴勒格用爵士樂的節拍寫的〈傑克遜的歌〉：

在屋頂上，  
我操你媽！  
幹完了，  
她想，她是米老鼠。

從屋裡，到屋外，  
我操你媽！  
生出個女孩也叫米老鼠。

黑人的詩，因受歧視的苦難，而激發出憤懣的呼號，用以刺激聽眾的情緒。以時間、象徵和浸潤的方式，刺激感官，但要識貨才能理解。如：廚房地板上的雞骨/我們黑人就像雞骨/被白人踐踏/而無人注意與同情。用爵士樂的節拍，也得遇到“識者”，假象的比喻，也是黑人寫詩的特色，如金博士的名言：“我懷有夢想”，含意極為深刻！

黑人詩內常用粗俗的下流詞句，如Superspoon是指男性生殖器，寓意是黑人被白人剝削得精光，只剩下了生殖器，那是給黑女人和白女人的引誘，暗中提倡生育主義，孩子越多越好。但是，今天黑人的經濟收入增加了，生產率反而下降了，墨西哥人卻生育增多。黑人的詩，連唱帶說並

表演，寫的是聽眾主觀世界的事物，有低泣，有哭號，像樂師科查良和大衛斯的演奏，即興而作。如：我們唱，拉拉拉。

一邊把聽眾拋進場內，一邊高唱拉拉拉。

黑人的詩並非同一格式，根據不同的經驗而異，正如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愛吃中國菜。

仲斯·巴勒格的詩，反映了美國傳統的高速實用主義，他的技巧不是舶來品，而是地道的美國本土的黑人，不屈不撓地與白人抗衡的反應。

1995年，巴勒格寫了〈超越內傷〉(Transbluency)，他宣告反對黑人民族主義，而走向第三世界的馬克斯主義，不再寫什麼詩了，白人和黑人讀者都對他不滿。自從尼克松訪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公開否定文革，他就開始鬱鬱不樂，和妻子在紐華克隱居起來。美國白人詩人龐德叛國走向法西斯，巴勒格則走向極左主義，他想創造一個新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世界美學。龐德和巴勒格都是美國詩壇上的怪異，巴勒格自己承認他的詩，主要是受了龐德與威廉斯的影響。不過他的詩更熱情，更富於自我批判，及對文化的反感與反省而已。自從“垮掉的一代”時期到現在，他都在尋覓一個理想的社會、行為及美學來代替消費、頹廢、人吃人的資本主義。

巴勒格表明他不是“浪漫主義者”，而是“反浪漫”的，他要給“意識型態”重新下個定義，他的隱退、克己、自制的能力和孤獨的生活，可媲美於法國殖民地時期左派詩人安姆尹·西沙爾。只是巴勒格的雄心未死，他想創建一個新的黑人組織，無論是革命不革命。幾年前，他敬重的爵士樂樂師米爾斯、大衛斯的去世，使他很悲痛。在白人統治

的天下，奴隸制度的帝國主義及卜滋華社會的敗壞，巴勒格的感情受了創傷，是個憤然不平的詩人。他最近有一首詩，並用音樂簡譜配合，縮寫如下：

演說（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說！？）

急速的拍子 Be Bop，  
暈暈地，快要暈倒。

Oo Blah Dee

Ooo lyaco

Bloomdido

Oo BoPShabam

Perdido Klackto Veetedene

咸的花生米Oroonce

麥嘩地（人名）

Rebop

.....

Bee Poop Poop re Poo

Pie

Be Poopic

Doop Doop

.....

好萊塢，米路斯的維那斯  
黃金、電流、浪漫、頹廢、  
豐富、享樂。

沒有靈魂，美洲如死死人，  
在太空內，

如猴子站在地球上，在宇宙  
中旋轉

拍子、漫罵、鼓掌，叭叭的  
掌聲

黑人詩人歌頌著，人類的第  
一把火。

筆者把巴勒格的長詩縮寫如上，是爲了給讀者一些印象，該詩痛斥了西方的美國，從希臘到太空時代。他看不起美國白人的文化與科學的成就，他用瘋狂急促的爵士樂的節拍Bebop來攻擊白人的虛無，他們的文明將會把地球變成廢墟。巴勒格看非洲如同美麗的夏威夷，他認定非洲的災禍是來自西方的帝國主義。

另一首詩：

國王出賣了他的農夫，  
天使和惡魔一起玩耍。  
古埃及太陽神Ra

鬼

鬼

留意，

鬼.....

鬼將我們連鎖起來，  
血與海，高樓與大廈，  
我們是

奴隸 奴隸！

他們（鬼）把我們的生命拋棄。

暴力的哲學.....

原始人/吃同類的動物

原始人/暴力

以蒸汽機當推動力的/吃同類的人群。

再一首，是他最後的作品：

瓊環不會常常丟失

那個聰明的Trane

想到奴隸制度像是受教育的過程。

這首詩像一幅寫意的畫面，詩中指的瓊環是指黑人的文化、歷史，光榮和真理，智者查良Trane是描寫約翰·科查良（近代黑人偉大的薩克思風手）。

仲斯·巴勒格的視野很廣闊，他推崇爵士音樂，以它爲詩作的基調，用以替代西方的形而上學。他並提倡高速度的實用主義，征服世界，使美國登上最高峰。他自稱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徒，這是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很大的對抗。就是這個原因，使他佔有一個特殊的藝術地位，他宣稱“以藝術作爲革命武器”，這個觀點已經影響了當代的搖滾樂。今天的米·傑克遜及白人的朋友樂師惠尼·希斯頓等及後現代藝術，無一不受他的影響。仲斯有一句說話“黑人作家爲了

要保存他的傳統，不可能模倣白人。”他要超越西方文學的框框，總而言之，黑人文學在西方是非常獨特的。

### 結語

談到種族歧視，就會聯繫到1877年舊金山發生的排華運動。炎黃子孫被白人剝削、欺壓、迫害，真是血淚斑斑。那時正是美國經歷了四年多的經濟衰退、蕭條的時代，尤其是舊金山，從1947年以來，淘金帶來的繁榮已成爲過眼雲煙，失業人口劇增，佔當地勞力市場百分之廿的中國人，能夠吃苦耐勞，工資低廉。這些飽經礦工之苦的勞工，又被召去修鐵路，因此遭受失業白人的嫉恨，所以在“排外運動”中，主要針對中國人，華人受的迫害，甚於黑人。他們醜化中國人的形象，在美西各地中國店主被打劫，死傷無數。直到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成爲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重要成員之後的1943年，美國在國際的排華行列中，率先頒佈了“廢除排華法”，十月十一日羅斯福在諮文中寫道：“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承認過去的錯誤，並加以改正。”然而遲至1968年才修訂了新移民法，使華人享有和其他種族平等的地位，華僑才由“落葉歸根”轉爲“落地生根”。近年來，中國人被稱爲“模範少數民族”，肯定了華人在美國多元文化社會中的貢獻。實際上華人的政治地位仍在黑人之下，故筆者此文，意在希望華裔作家多寫文章，創造輿論，使我們華裔能真正享受與其他種族一律平等、真正的公民權！■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劉荒田： \$25.00  
陳建華： \$30.00



**詩訊** · 第三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今年十月廿七日  
在廣東中山召開。本刊顧問非馬前往參加會議交流，主  
編之一陳銘華本擬與非馬結伴，後因事作罷。是次參加  
會議的海外詩人包括美國的彭邦楨；香港的張詩劍及詩  
人畫家黃永玉等五位詩人；台灣詩人向明、管管、白靈  
、蓉子、尹玲、張默及張香華等。

· 經美國前越南自由太平洋耀漢鳴遠校友會推荐的陳  
銘華詩集《春天的遊戲》，獲1996年台灣僑委會舉辦的

海外華文創作詩類首獎。《春天的遊戲》是陳銘華的第三本個人詩集，列為《新大陸叢書》之十六。

- 詩人鄭愁予於十一月抵洛參加友人婚宴，逗留期間，百忙中與新大陸同仁見面歡聚。
- 非馬英文詩集《秋窗》1995年出版後反應極好，今年再版。郵購者請與本刊聯繫。
- 台灣詩人洛夫於今年四月間移居溫哥華，本刊詩人秀陶、陳銘華已定於十二月初前往賞雪聚舊。
- 台灣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第一屆詩歌藝術獎揭曉，紀弦、鍾鼎文獲頒詩歌藝術貢獻獎，尹玲獲頒詩  
歌藝術貢獻獎，向明及涂靜怡則獲頒詩歌藝術編輯獎。

· 由王幻主編，台灣詩藝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六年版中國詩歌選經已在10月1日出版，共入選海  
內外詩人120位，作品147篇。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  
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  
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  
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  
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  
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  
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  
本刊，每季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  
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  
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  
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  
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